焦太史編輯國朝獻徵錄

焦太史編輯國朝獻徵錄卷之八十六目錄

董杄　項經

錢泮　陶大年

參議

危太素　趙諲

黃宏　王庭

按察使

童實　周軫

周廷用　謝汝儀

副使

周憲

應隆　李夢陽
周廷徵　李情
許逵　唐錦
李重　蘇甲
葛廷舉　沈鑒
吳源　金貴亨
汪一忠　陸州
僉事
馮本清　陳璲
楊太榮　黃仲昭

陳琛　　　　汪應軫

蘇志仁　　　趙汴

金陵黃應登　仝校

吳興茅元儀

錢塘徐象㯰　梓行

錄終

焦太史編輯國朝獻徵錄卷之八十六

江西布政司右布政何源傳　實錄

何源一名德源字幼澄吳江人洪武間領鄉薦授保德州學正陞德州知州歲旱鄰治多蝗不入源境陞梧州知府梧有水患民多流亡衆議具　奏賑之德源曰若俟　奏報民皆死矣乃首捐巳俸次募義民出粟賑給民多頼之又悉毁境内淫祠以詿誤謫交趾英國公張輔舉署交州學事多所造就士之以貢選至方嶽者十餘人後　召爲吏部考功員外郎出爲鄭府長史復改吏部文選郎中正統間擢江西右

布政致仕源爲人溫雅歷事五朝文章政事見稱一
時卒年八十六

江西左布政使吳潤傳　　實錄

江西布政使吳潤字汝德常州府武進縣人補縣學生永樂初楷書起除永樂大典授刑部主事歷建昌姚安廣信三府知府陞雲南按察使土官普覺謀變潤先事誅之事聞陞江西右布政使丁外艱解任江西民上章請奪情詔起復遷左布政使景泰初以孫選儀賓例致仕家居十餘年天順八年十二月卒年七十九潤寬厚長者處己待物一以誠信在江西十有二年民愛如父母至今江西人論方伯必以潤為首稱云

江西左布政使周公晟墓志銘　　丘濬

公諱晟字德明安陽人也曾祖廷元隱居不仕妣吴氏祖澄封監察御史贈鴻臚卿妣楊氏封孺人贈恭人考顯鴻臚寺卿妣宋氏封恭人兄弟六人公居長曰昇義官曰昌沙河訓導曰晃鄉貢解元曰昱義官曰景附馬都尉公生於宣德巳酉九月　始生之夕其祖夢一儒生趨而揖之而公生祖曰是孫他日必以儒興吾家既能言即頴敏如成人九歲隨鴻臚公教授河間從學四明趙先生政授以尚書蔡氏傳過目即成誦下筆爲文章即有理趣歸補郡庠生甫

一歲即領河南鄉薦時年十九也甲戌登進士第觀
政刑部拜廣西清吏司主事又三年奉　璽書審南
畿重囚天順中推永平知府尋以部使者薦賜　誥
無異在任七年陞湖廣右參政歲辛卯丁鴻臚公憂
門闋改參山東政乙未就陞按察使於山東丁酉晉
江西左布政使在太學時年最少雅有高志所友者
皆天下賢豪尤與莆中嚴宗源建陽丁元凱厚于亦
夙交爲朝夕相與講明道義毅然有用天下之志及
登進士觀政刑部時大司寇尚嚴毅屬官少當其意
者獨公所分囚訊鞫未嘗有所反異其所爲欲辭往

惟得事情合律意用是大爲所稱重具疏留公爲本部主事前後有所平反全活者甚衆然未嘗出法外以邀譽出守永平政尚寬大尤留心民事聞屬邑有不種二麥者親爲勸課之民始得享夏收之利民間子女有貧過時而不婚娶者諭富戶安有才等出財帛資之一時婚配殆盡公出自刑曹於治獄尤其所長郡中積年冤滯一一爲之伸理民有水清鏡平之謠及忝湖藩所至剌舉惟當凡利民事不擇劇易視其力所及而爲之改山東其所施爲略如在湖藩時暨長憲臺發摘奸伏幾無所容然嚴而不苛論者以

爲得憲體其施爲大畧有如此者公幼侍鴻臚公敎
河間繼而入太學鴻臚公仁厚長者非禮勿履公得
於庭訓爲多事母親極其孝愛在山東時嘗迎養於
藩府未幾都尉君迎歸京師及公長憲臺適都尉君
有持節冊封之便道經齊境乃奉太夫人舟行至齊
河公出舟次迎之憲臺建怡萱亭以奉之公於諸弟
極相友愛有習經學者公暇輒爲之講解指授而於
都尉君又加意每向人言此弟天性至孝而器識不
凡他日當遠到時猶未遇向也人服其先見居鴻臚
公憂既免喪都尉君以事使山西道過家兄弟六人

者共被寢於先生瑞芝堂分韻賦詩集以成帙嗚呼若公者其人品家世德性才調今世豈有哉公生于歲己酉至是卒年五十有一

江西布政使司右布政使秦公夔墓志銘

倪岳

公諱夔字廷韶姓秦氏別號中齋宋淮陽先生少游之裔先生之子湛倅常州乃有籍于常遂爲無錫人曾祖諱彥和諱季昇者公祖也封兵部主事進武昌知府諱景暘者公父配殷封安人贈恭人者公母也公生數歲以穎敏稱武昌遣從楚府伴讀余季樞游卒業于東平知州劉超遠之門領天順己卯京闈鄉薦登庚辰進士明年拜南京兵部武庫主事進職方員外郎再轉武庫郎中成化壬辰出爲武昌知府以

內艱去服闋轉江西之建昌乙巳擢福建右參政丁
未進江西右布政使遂以疾致仕公始仕勤勵弗懈
有志事功其在武庫即奏革隷卒之冗者以杜請託
迄今民受其惠其在武昌地大政繁且藩臬所蒞事
恒掣肘公至首除奸惡植良善課農積穀創養濟院
定均徭法一意愛民如恐不及巡撫都御史繁昌吳
公永新劉公前後至皆禮重公仍下其均徭役法於
列郡行之嘗祀神至江滸見一婦反接投沙中氣將
絕頃之少甦扣之則曰妾杭人柳氏隨夫商於外爲
盜劫殺將汚妾拒不從因投于此公即收置屏處幾

跡得盜實之法歸婦于其家優人李晁寓長沙見陸氏女美而多貲乃百計求得之其族兄來赴秋試具愬於公公按正其罪女還陸氏由是巡撫巡按及藩臬之長交章疏公治行為湖南第一旌擢將行而公以憂去先是郡中百需皆取辦諸市久不酬直民用怨咨公閱帑藏之以贓罰名者為銀若干兩即散給市民徹動閭巷或曰公且去宜私其餘公怒斥之悉籍其數置故處乃歸民至攀轅不忍捨有役均訟平之論其在建昌民尤健訟公治之如武昌始皆懾服廣昌有何姓者與令有隙他民將訟令令擬之乃陰

令人首何罪惡密捕得之論以極典何族訴于公公疑焉詢之人曰寃也乃建首者誥之曰爾胡得厚誣平人吾固知非爾心也第以情言之否且得罪其人流涕吐實何遂免死吉水彭伍二大姓相奏詰建者百餘人歲久不決憲臬以屬公擇隣地人相距數丈則立一木繫之使不得相耳語乃次第鞫之語或矛盾輒加考掠不旬月盡得其情獄成民伏辜聞者快焉其治瑞州獄亦然自幼嗜學於書無所不讀爲文下筆累數百言汩滔無滯詩清麗有唐人風書法趙松雪景仰先哲所至考求遺跡脩舉廢墜如武昌新

張乖厓祠葺黃鶴樓建昌復李泰伯曾南豐祠皆措置有法役弗及民遇山川佳勝處登臨懷古形之賦詠尤多性剛直善善惡惡無所苟故平生所交游必清介有文之士待寮友一以信義處鄉黨遇族姻和而有禮平居簡約未嘗輕涉公府以殷恭人沒弗及奉舍斂毋言及輒慟事武昌敬愛備至在金陵建昌皆迎就養及致政歸尚無恙乃作五峰草堂天全亭於九龍山下建隆壽堂於所居日與二弟旦奭奉武昌游衍其間武昌喜談詩好登山臨水為樂每遇勝日必延致騷人墨客親奉杖屨以從鄉人榮之如是

者數年及卒公哀毀踰節疾復作顛殆乃執二弟手
泣筆爲書惟以弗克躬襄大事爲恨言不及他卒以
弘治乙卯十二月距生宣德癸丑五月得年六十有
三所著中齋集若干卷藏于家

江西布政使司右布政使祁公順墓志銘

張元禎

通奉大夫江西布政使祁公卒于位南京翰林院侍講學士南昌張元禎其同年而契厚者遵朱子墓禮爲誌諸墓公諱順字致和號達菴又號巽川居士其先宋銀青光祿大夫某由南雄徙今東莞之聚涌曾祖以泰祖振宗考彔剛以公貴贈戶部員外郎妣盧氏以公貴封太宜人公生宣德甲寅年十七領鄉薦天順庚辰進士在首甲以姓名皆近 上諱移寘二甲第二壬午拜兵部主事東守山海關代歸轉戶部

預考會試累遷員外郎郎中成化乙未建儲奉詔使
朝鮮未幾陞江西左叅政甫三載進右布政使命未
下以歲幣註誤左遷貴州石阡知府壬子丁母憂服
闋陞山西右叅政乙卯進福建右布政使尋轉江西
左布政使守山海廉潔聿著使朝鮮詔至其主故郊
迎不拜公諭以禮仰拜中官偕行者貿易素以萬計
悉屏之而女樂之奉金帛之餽皆麾卻不受 天子
嘉焉在石阡盡心職務蠻夷習以禮教自國初來始
有擢科登進士者當道歎以治行薦憂聞士民不得
留則競解公帶以識去思再任江西政持大體庭無

私謂惠澤甚博公帑不濫動一錢卒之日贏可私之金數千而妻子至不足於食廷論舉都御史者再由無內援皆不果公問學該博而要歸於身心平居未嘗妄笑語去冠幘狡黠者憚不遑居官不辭勞瘁恐懼於吾君吾民之有負其著作有興川集使東稿冷菴翠渠倡和及寶安雜詠

江西左布政使陳公策神道碑　邵寶

公諱策字嘉言别號蓉湖世爲無錫人曾祖壽益祖友文皆斂德市隱父野葵翁遜慷慨直諒好讀史傳有古烈士風以公貴贈奉直大夫戶部員外郎子五人公其仲也幼有異質讀書驟進以布衣應試翁卒後長兄榮有宿負讓居室於公公爲代償不足復益之人曰義哉而難其貧則應之曰吾不能筆耕矣乎於是請業脩贄者日衆以所入供其母王太宜人弘治己酉領鄉薦癸丑登進士授戶部主事進員外郎郎中擢知江西饒州府越四年調浙江嚴州擢福建

左參政超擢江西左布政使凡在官若干年公爲主事監通州倉有中貴撓法抗言不避繼監徐州倉法更振肅爲郎中時三邊弗靖軍費浩繁公以敏練承檄往江浙廣東三大藩督其逋訪覈豐凶及侵蠹主名爲施通融之法不朞月而足又處其綱解如法蓋凡若干萬皆濟邊之陝西告急朝命侍郎顧公往備兵食公從焉顧公與公咨議相可否北至長安執其要而御之不數日芻糧漸積將士爭氣虜乃北走不敢渡河於是聞太宜人之喪而還逆瑾以微眚逮公未幾事白公至饒州姚源洞寇與官軍相持五年矣

公廉得其情新其約束罷行唯便縱濫繁者若于人乃單騎入寇巢諭以逆順禍福降之後公朝正去郡洞寇復作朝廷方發兵南下公適還先驅入舜壁山管而居夜忽大驚士皆甲而譁公臥不起頃之稍定連戰數日寇敗散去公以洞僻且遠奏請置萬年縣自是不復叛政暇脩郡志志外有搜訪名勝爲詩咏之凡若干首內翰陸先生深見之曰此非古觀風遺意乎公之詞也蓋以桃源復叛追咎撫故抑其功然德在郡民其行也舉王梅溪陟夔故事斷虹橋遮留之嚴屬地有銀礦發則相攻公謂爭利殺人非生財

道也令嚴封之其所爲政務持大體不屑細瑣歲今
弔古有餘懷爲其大者登富春山儕子陵之祠祠有
希范堂賦蓋九閱月而福建之命至矣時汀漳寇方
熾鎮巡舉公往征之道經同安巨寇蘇世浩勢尤猖
獗公首降之遂攜爲以臨汀漳汀漳氛奪榜到之日
先降者爭出見公因撫而諭之曰吾欲返爾田宅親
戚爾顧欲肉餵鵰鶚乎衆皆稽首曰公推赤心人腹
非昔御我詐者比此固我命盡日也敢以死請公皆
遣之汀漳按堵如故省城軍士有因前政給糧踰朞
而譁如叛狀者逮宦里居者三人出而沮之未信曰

咨得陳參政楞文公廣反側未即給也惟以利啗其黨而湞之渠魁既得餘悉弗問省城無恙公以民苦急徵軍興旱支亂是之由于是疏請歲罰餘銀九萬兩爲軍餉之備論功僅加俸一級遂遷江西布政使左公至宸濠雖就檻車而地方未寧公既湞羣黨之逆者乃葺城墉籍府庫惟謹復以凋弊特甚請給銀數十萬兩賑其餘民已卯廢科士有滯才之嘆請壬午倍額取之藩府諸祀壇無主請屬之布政司凡三疏皆見施行鼎建鼓樓於司之東改宸濠所建陽春書院爲貢院

聖母北上舟經九江公往迎之所需無闕者及壬午揚歷事畢自領衷懇乃馳奏曰臣備員方岳行年六十復值衰疾失今不去妨賢之罪曷能逃之疏上吏部請從致仕之例公既得命浩然南歸終日默坐家人侍側唯見風髯蕭然而已公在部在郡凡三被賞賚必感嘆曰吾何以稱上德其監徐而還惘兄之二子貧各爲之室與產平居推誠任眞不立崖岸及當大事關機周密動中機會雅好吟咏李文正吳文定儲文懿諸公皆盛奬之而程文尤長闈江二省試所刻文公皆與筆削焉所著有藁若干卷

江西左布政邢公珣墓志銘　嚴嵩

邢氏其先河間人有諱弼者徙家嘗塗湖陽寔始祖也曾祖諱震祖諱純皆不仕考諱愚贈南京刑部主事公諱珣字子用始舉進士南京戶部主事改刑部員外郎郎中復改戶部忤逆瑾摭職為民瑾敗復起除工部前後皆職留署名稱蔚起擢知贛州府事壤接閩廣嶺嶠險絕多盜有劇盜滿總等公推誠諭撫之率衆來降授以廬舍給牛種俾居而耕之豐其犒賜俄盜起乃藉以禦盜脩古鄉社約大新學宮飭周元公趙清獻之祠文教聿興焉正德丁丑南安龍川

羣盜雲擾據橫水岡左溪諸峒時調楚兵來征公爲
設方略督士衆悉擒平之己卯逆濠遣使齎貲詣
滿總兵爲助滿執使者言于公公曰吾固練兵集糧
待之爾輩云何皆頓首願自効時都御史王公守仁
知府伍公文定起義吉安公卽日部兵來會次樟樹
鎭時徵諸郡兵尚未至公曰賊雖出城虞我師掩其
後逗留不前今須馳據南昌否則賊兵還復入城猝
難攻矣乃卽掇兵三日夜抵南昌諸兵入城縱殺公
白王公出令禁之軍乃定濠至安慶聞城破復還屯
黄石渡拒我師時伍公兵爲前哨始交鋒失利公奮

皇馳授親執旗麾兵進刺其渠帥追斬數十人賊勢
稍卻諸兵對江而陣時南風甚疾公遙望賊在下流
舟相尾曰是不可用赤壁策乎即縛蒿灌油挈小舟
薄之炬舉風迫烟焰蔽天賊亂溺死相枕藉遂成
擒事聞詔即陞公江西右參政時城新破民物創痍
又澤水為災二三巨璫屯兵久駐會暴加慘公撫循
經畫勞甚今 上登極首議賞格言者謂公等縱部
兵殺掠太多議久不決公亦屢疏乞休乃詔陞公左
布政使致仕公歸口不言功有問者亦不荅杜門玩
經史自樂脩家譜買田置義倉以濟族人之貧先墓

久湮者各表石識之公性剛介寡合然遇人以誠有
君子長者之度焉爲文章典實精確所著采芹餘興
北行紀事秋臺小紀晏居歸閒二錄水曹日記章貢
雜葉江瀋隨筆歸田野語藏于家生天順壬午七月
十七日年七十有一

江西左布政使徐公璉墓志銘

正德中宸濠構逆刃刼守臣稱兵趣留都以窺神器大中丞陽明王公首倡義師袁守徐公聞變謁王公于吉郡誓擊亂者歸聚得兵五千人從下豫章破之遂與王公計躡濠濠攻皖城不下諜知豫章破卽返旆遇兵黃家渡時濠兵甚衆我師寡王公署公爲衝鋒破敵官同吉守伍虔守邢臨守戴合勢夾攻濠潰退奔十餘里濠懸重賞勵將士盡發九江南康兵以益師我師殊死戰濠大潰王公遂督伍爲火攻邢擊其左公與戴出其右賊衆奔散濠就擒凱還萬人舉

手加額江王以寧方戰公不食者二日不解甲者四日獲賊級一千二十八名顆王公疏公功與伍邢戴爲第一逾年僅晉左參無何敘功議陞二級爲左使歸候缺又逾年而致政之命下矣夫賞以酬功也靖亂之師王公倡之公實贊之賞不加而廢奪焉何哉功立而忌生事定而謗騰也於是王公爵伯矣以白公等功辭者再伍陟大中丞矣請以巳位讓公蓋二公所共力而稔知者冢宰霍公宗伯黃公咸奏功賞不酬　上命王杜史鎬核之以實聞皆不報公之功自是益章灼矣公諱璉字宗獻別號玉峰世武邑人

高祖漢臣曾祖伯能祖敬皆不仕父浩以公貴封戶部主事母趙氏封太安人公自幼仁厚頴異以古賢哲自期領弘治乙卯鄉薦己未登進士授民部管京庾監臨濟稅總理遼東儲峙所蒞有能名出守嚴三月丁外艱歸復補袁再至袪宿蠹摧奸植善以訓民義慎武備嚴簡閱以訓民勇以故變起倉卒屢能立功著謀之素也退居善自韜晦絕口不言功日吟咏爲案文典緜詩調高古不作濃艶語所著有玉峰集十五卷五言詩五卷選唐三體詩三卷編摹書集要一百九十六卷享年七十有七

江西右布政使顧公夢圭志　　歸有光

公諱夢圭字武祥世居崑山之雍里故以爲號高祖諱良曾祖諱恂皆以文康公貴贈光祿大夫柱國少保兼太子太傅禮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祖諱宜之封山西道御史文康公之兄也父諱潛御史馬湖府知府進封中憲大夫顧氏自中憲始登進士文康公位至台輔而公父子仍世登科貴顯于時公始入仕年尚少授刑部浙江司主事改南京吏部稽勳司主事遷驗封郎中會詔下求言公上疏言六事皆時政之要而罷去中官鎮守當世施行焉高陵呂仲木吉

米鄉諫之皆海內名流皆見推重嘗與呂公涇舟滄溪公亦忻然自以爲得焉擢廣東布政司參議行部至遂溪道賜縣令跪獻茶瓜公知令貪不受竟劾去之海北有平江青鶯楊梅樂民四珠池詔書督採甚急公上疏言海面珠池先朝率十五六年或十年一採始得美珠邇者三年再採珠巳耗竭蓋珠蚌之生息甚難採愈數得珠愈少非積久不能美碩繁夥也毋採當用舟筏兵夫萬計往來海中因以爲盜近年劇賊黃山秀蓋起於珠池也蛋戶觸犯瘴霧腥氣輒死尤可惻念海北頻罹饑荒彫瘁尤甚勞役不止嚮

有偽廣非國家之福也乞敕停罷養寶源以寬民力
疏入文康公見之愕曰奈何爲此驚人事耶下部殺
不復奏而二鄰卒罷珠以充貢陶都御史諸議剿山
西傜空其地填以新民引韓襄毅公故事爲比公力
言傜不宜盡殺且新民畏其吞噬而土兵厭傜山之
荒落必不可居韓公於廉州流賊殘破之餘召新民
填其空而廉地皆平原非今比也陶公卒從公言尋
遷江西左叅議丁外艱服除陞山東按察司副使改
提學河南訓士先以行義作論高才生文沐人稱之
會郊廟覃恩進階中憲大夫是年　天子嘉之安陸

道河南一省官盡出迎而公處守有詔宗室惟親王
朝行在所公榜詔旨於省門宗王以下視常加斂戢
焉陞福建布政司左參政閩多邃山峻嶺公觸冒炎
霧行部千餘里冦掠連江自浙入壽寧壽寧萬山起
伏如波濤官兵至賊散藏人家歘然無迹兵去復出
公至訊得所匿盡捕之其冬復有浙賊自東嶺入松
溪劫崇安建陽公至建寧又得土賊賊於是始平大
率閩人以爲囊橐賊以故縱蓋得其要非徒兵力所
能竟云擢本省按察使陞江西右布政使行至建寧
病作上疏懇乞致仕得　俞旨公入閩持憲無所撓

而高御史刻深州縣官被按問無免者朝論罪之高
知公已去遂欲劾公以自解奏寢不報而高竟坐貶
公爲人敦重言不能出口所至闔戶讀書絕無他好
而自奉如寒素孝友恭遜鄉人稱其厚德公在汴文
康公方柄用人皆擬其峻擢及閒滯之命莫不歎息
謂公不坂家勢以升也然以年少登科愛嗜文學宜
在清華之地而久滯外省非其所樂嘗語所親曰北
河櫂船者耶許之聲曰腰彎折此令人以諭兩司官
者也其不能無望如此雖位崇岳牧以强年解組優
游林麓有子又皆才俊能紹其業人望之以爲不可

及然竟默默不自得以亡嗚呼世之能成其志者蓋
少矣其所遺際何可一槩而論也如公者豈不悲哉

江西布政使司左布政使徐公中行墓碑

王世貞

徐公諱中行字子與徐所受姓具韓愈所造偃王廟碑中其系鳳陽人也洪武中進五公者涉江南之長興遂爲長興人進五生享六享六生農隱有子五人而最少者爲封刑部公某刑部公以儒行顯閭黨閭娶許安人有子三人而最少者爲公公生穎警十數歲即能爲舉子業旁及古文辭十六試於邑邑令黃公光昇大奇之謂是兒國器也尋游邑庠爲諸生亡何舉鄉薦遂進游南太學益爲古文辭公白晳美姿

容眉目如畫能飲酒工諧笑所周旋亡非賢豪長者以故籍籍公車間凡十年而成進士授刑部廣東司主事公旣以文辭有聲實而尚書爲顧公應祥其外舅行也甚賞異之間謂曰郎所業足自名必欲舍而趣古者則毋若他曹郎李攀龍又謂不佞世貞雖少亦其文也公自是交懽吾兩人而同年中若梁有譽宗臣吳國倫咸來相劘切公遂取舊草悉焚之而自是詩非開元而上文非東西京而上毋述矣而會郎楊繼盛者上書劾相嚴論死猶在繫公時時橐饘食之之間一入相慰語慷慨欷噓泣數行下楊君謂公毋

入入且生得失生得失相嚴當舍我而與若讐也公不顧而太宰李公默雅能知公文擬入內閣司兩制不果給事御史缺擬以曹郎徙公名在第三復不果而公念父母老上疏乞南曹便養報聞會決江北辟便道歸省尋遷員外郎事竣還
朝轉貴州司郎中時楊君已得死喪歸公解橐而追賻之相嚴廼伺諸嘗賻楊君者而太宰復中蜚語下法曹當公讞公稍寵輕辟詔不許公恒自念太宰知我我以法報且不可而乃不獲以法報我之自謂何然相嚴則益不懌公矣尋使諭江南獄大小悉以情所全活以數百計

事未幾出知汀州府公至而廣寇蕭五擁萬衆奔來寇郭外男女爭避入城城者闐之有相蹈籍死者公亟戒勿闐而身坐闉前引絙別塗俾男循左女循右入第令遠斥堠而已諸縣令各受公教飭兵登陴賊不能破行圍指揮董珖壘係累男女數百公以一旅解之盡歛其俘歸公幾賊且走走必繇高吳道俾武平令徐甫宰伏兵徼破之擒其酋尋推功徐令不自居公又幾山海寇無已時而三圖當要衝議城之以一通判控治得報可自是寇盜解散汀一切治而公入計甫畢而丁封刑部公憂治喪以毀瘠聞其補汝

寧府其治如汀時伊王負　上寵剏築城垣及諸不
法事甚夥公當往會勘人竊危公是不易折也公幾
頫數語利害王悚聽立毀垣及省諸不法大滑中通
判何君以法何君義不受逮雉經死已猾踞横自若
公爲捕致於李汝人快之公兩治郡悉能平其賦且
格它横賦而其治本經術稍傅比以禮節在汀祠故
死事指揮王月猾故孝子立文岐子在岐築天中臺
別立何仲默祠暇則行學宮課授弟子文誼旌賞其
卓然者當京朝大察吏公前以遷後察格不當復察
而相嚴尚在政察及公當左遷士民擁車遮道觴公

且哭且絮語浹日不得發始公筴東郡河曹崩築隄
障之未就而聞報曰吾不敢以不終事也隄成而後
辭事其以汀守覲垂發泣謂巡臬曰守嘗欲城右郛
捍巨測矣鑿河以紆兩汀水之會而殺其支與射以
完城形勝矣而皆絀於力未舉即以不職謝汀人而
慈願之未塞也明公其有以貽來者其後楊守世芳
城右郛金守立愛鑿河皆具如公指以故兩郡人思
之爲立碑而曹司空亨汪司馬道昆紀其事公歸且
夕奉母許安人怡怡如也有兩兄而伯中乎蚤逝子
其子詠養而教之仲中和貧推與巳田宅中外姻戚

恃而舉火者恒數十人公姓好客客時時滿座所恨
惟量恥饌食取咄嗟辦而不問所自來其童幹亦喜
客之至而娛之與以得自紓卽粗能綴韻語或操一
藝者問公衣則衣問公食則食問公所爲薦則爲草
薦書或數十函不倦公以是益困而太夫人從容謂
公曰汝不念來日耶而不爲祿且　上英斷正臣新
柄國不以時自見究狀勉圖功名自效而刺促一壓
若水上也公感乃之吏部選甫六月得長蘆之轉運
判官爲判官之三月遷瑞州府同知許安人老壽死
其訃與除目並至公奔歸慟欲絕念無以報地下因

請李攀龍銘其墓而世貞傳之時少師徐公與太宰胡公內重公超爲山東按察僉事且欲進移公學職會以喪聞乃止服除補湖廣巡武昌武昌首道也案積委充宇公精心剖之立洗陳氏之冤柯彩鳳者負湖爲盜舟藪公掩而斃之獄按其積粟藏鏹以賑饑人所活殆萬計江南北窘於渡公爲立値責渡子毋橫索有溺者官具棺瘞之溺而不報則以罪其人黃鶴樓燬公計以廢殿材新之而闕梁棟尋江漲大木隨水而下者數株以樹樓良稱楚人異之積資爲雲南布政司左參議寒暑毋間行部出則用什伍法練

士入則緩帶延儒生講說執文彬彬矣以以賀萬壽行悉留其攜書數千卷寘公庫遷福建按察副使遂爲其省布參政有黠而蠹於食者凡七十家公廉得之以輕重受讁自是軍食足毋困出納逾年進按察使公三浴其省政益習歲時讞決寬平而城西有積水百頃一山踞之公乃捐俸入創亭榭勝處沿堤植桃李輕橈徐進與寮從引觴賦詩閩人指謂使君何必減山荆洲哉監省試所得多名士錄文有傳者入覲畢遷江西右布政使右使於務簡往往高臥而公獨以精勤稱尋遷左布政使司領郡至十餘所轄三王

國子侯而下祿食供億以千萬計而它所請質平亭綜覈頃刻百端造請臺使賓筵館餉無虛日公談笑應之咸歎服以爲神而實中耗矣一日宗室有鬩者交發其陰事公思以保全之不得忽眩不能語舁歸臥正寢中夜卒其家若右使張公輩跣而救公弗及也中丞劉公行視公貧弗能喪乃與張公謀捐俸金治美材殮之而余弟世懋方分部南康驚而奔以一日夜至力爲經紀其道路費始得歸公之喪歸也諸王子侯與其寮若屬及郡之薦紳大夫縞而几哭其吏士巷哭其耆頒孺攀而野哭道所經守令師生士

弗祀也公之客及交游滿天下聞者亡弗嗚咽悲詫曰公柰何死公且無子已而曰公可以死矣即無子有子矣蓋謂其德就名樹也公孝友敦睦寬然長者其舌有臧而無否輕財好施不爲孥藏汎愛親仁久而彌篤所莊事李攀龍蓋不敢以友進者終身矣吾曾若宗臣梁有譽蚤死李攀龍高簡少延納國倫與世貞不耐毋口語而世貞性復脫疎即操觚者思甘心焉而於公靡間言以故得諟醻稱一日國老和而甘且善劑也公於詩格高而調逸近體宏麗悲壯讀之神聳支趣步古昔所立卓爾有青蘿館集續集若

干卷天目山堂前集若干卷卒以萬暦戊寅十月距
生正德丁丑得年六十有二

江西左布政使司左叅政段公正墓表

張元禎

君諱正字以中號介菴家世出山西澤州祖奉宣德間始籍錦衣居京師考善妣常氏官歷由進士令元城　召拜監察御史河南江西兩奉廵按之命遷浙江按察司副使尋坐累謫柳州同知繼丁二艱改汝寧進擢荆州知府舉河南右叅政未報旋陞江西左叅政元城劇邑訟繁甫至即罪其尤日勤聽斷獄無留滯邑歲有水患憂之走視地形多方疏塞至忘晝夜竟賴以安秀落㛮封侍從多横索獨至元城戢不

敢肆貴視他邑省七八爲御史持大體舉劾率時政之急小故不瑣及出巡三司輙屏息貪墨望風而遁吏書斥以千計嘗覈邊儲積蠹悉剔出不知有權閹有勢家子弟江西歲荐饑閭盜起賑理隄備布約束四十餘條嚴而有要得無事尤明於知人河南趙知縣素以奸諂得譽下車數日即黜去周斌邢表錢鉞三知府謂可大用舉之旣皆果然巡按例歲一更再留江西一年而假以巡撫都憲之權故所未有浙西水大溢亟規畫督郡邑救治數百里民免漂溺而鄉曲武斷之豪無有逃於法者汝寧科率重民病無告

力為爭於守得損三四或伏闕訟不平乞歸判者若出一詞荆州在遼藩封內宗屬多撓法道路以目憤不顧疏奏卒幽松滋三將軍於中都而達安長楊兩郡諸將軍中尉俱削官祿郡境遂寧吉與岐雍四府第肇建費不浮而告成速贊襄功居多再臨江西時嶺北九江多盜南昌湖西多訟分屋剸治芟薙易於破竹而大利害興除尤力撫州有糧長厲民甚立破其家追贓至數萬廣信苦夫役繁以寺觀稅多有餘積者籍使出傭直民少甦凡舉行多類是蓋君精吏事能斷簿書率躬自檢察姦黠無所售治惡雖不貸

縣惟其罪不事文致以故所至吏畏民懷嘉聲勃爲汝寧江西閩其再來多灑酒相慶巡撫藩憲上其治行章前後亡慮數十都憲三原王公恕素慎許可至稱爲一道福星操行生平嚴於自律寡言笑棊酒無所好服食無重帛無兼品清勤廉介夷險始終一致自入仕來先廬久燬無一椽一瓦朔卒以賀聖壽來京至無貲以殮無家以殯學業該博深厚於書無不讀恒以通儒自期致少暇卽卷不去手爲文敏而辨七歲賦鷄鴨已有奇句由京學生領易經第一人鄉薦明年卽進士高第宦歷處推所得以興學

取士荊州素號天荒致人仕者亦衆監試江西兩掌試卷於湖藩得人於文字中甚盛所著有介菴集三十卷宦遊紀十卷栢臺公按十五卷諸程日記三卷生正統辛酉某月卒弘治戊午八月年五十有八

江西布政司左叅政趙士賢墓志銘

李東陽

嗚呼孟希予禮部所舉士又奉　詔授業翰林見其性行醇謹文采內蘊不外飾心愛重之及登諫垣横罹讒慝惜之不少置起佐藩省陷賊中比脫難遂搆疾以死又爲之憮然以悲曰孟希固止是哉孟希諱士賢孟希其字荆之石首人也舉成化癸卯鄉試其舉進士在弘治癸丑被簡爲翰林庶吉士初爲戶科給事中丁毋劉孺人喪服闋改授兵科累遷都給事中前後所上疏如廣　聖德躬儉德省賦税厲士風

及選帥練兵令勳戚子弟入國學禁道流爲太常正官皆切治體有都御史子冒功乞陞者劾沮之出使蜀楚遼薊諸府不受餽遺覈大同邊儲力去姦弊倉官待支多老且死者曲爲區處俾生還鄉邑後過諸塗皆泣送不忍去避瑾竊政不悅于都御史雍泰撫甞薦泰者孟希與少師馬恭毅公太子太保東山劉公輩俱落職爲民瑾敗乃復起爲江西布政司左參政時羣盜方熾按行郡邑夜宿新塗賊突出山澤閒孟希爲所擁義不往諭以禍福賊羅拜曰我輩安敢犯公惟藉以自庇耳且擁且行至會昌賊所過殺戮孟

希輒止之曰若等與彼皆吾民也汝欲殺吾民寧殺我耳賊爲少戢江西人類能言之會官兵四集孟希乃得出歸藩司病痞旬再浹而卒是爲正德辛未九月二日距其生天順庚辰正月九日年止五十二

參政董朴遺事

耿恭簡集

董大參公朴公大父日應軫解元官僉憲丈夫子七蟬聯科第有並時爲南北御史者獨公父未仕公少嘗攻苦誦讀日不能識數行鄰父見而憐之謂其父曰郎君不慧讀書非其質也柰何苦之曷不令牧耶公聞之憤乃工書一牧子牧牛置座右益奮勵堅苦力學比長而發慧卒成進士以文學顯累官大叅公中年家居時撫楚直指使者公門人也其秋當主監臨欲中公子先時緘書起居公密封所擬秋試經旨寄公公發書覽而火之竟不以示子子故亦續學負

儁材者役科遇別直指監臨亦卒中式是爲士毅護三泉公參江藩時三泉公爲舉人家食遣僕候公宮邸公召至榻前問舉人家居何爲僕對云里中比年大侵餓殍塞途舉人日募工瘞殍骼幾千計矣公惻然又問曰舉人故窶甚募工費何能辦曰每一殍計工費穀若干斛皆貸于族叔某也公曰是義當爲者因還書勉三泉公大意云凡義所當爲者闇然行之更勿以示人人微有取名意則淺陋甚矣其書尚存致政歸林下不肯以片字干公府嘗有鄰翁橫罹盜誣爲郡捕而過其門跪泣訴于公曰公素習我善良

望活我公曰汝故知我素不干公府也其人泣而去已公徐復心憐之召之還曰憶汝昔年新築室余曾詩以賀汝尚在否其人曰在曰汝第持此往余不作別字也其人執詩以見郡守守覽公詩卽瞿然曰而非良善董公肯以一字假汝耶遂釋之其見重于時若此公晚歲豫爲宅兆製挽歌中有平生師魯叟死不僤闍羅之句三泉公嗣謁選令蜀西充己丑歲以公務至京其年新第進士黃劉陳三公候之邸公脊令之侍坐首戒之曰慎勿輕買田吾爲舉人時爲人收貰田數畝爲所累甚謹識之嗣陞遂州守宦十數

年許僅一青布袍一革靴耳赴任時諸子請曰大人平生志節兒輩能諒一切生事不敢少覬望大人矣第念大人年高蜀中多美材後事可爲計也公曰唯唯既致政歸諸子迎之水次間請於公曰往者見請命爲後事計者如何公曰吾聞之人云杉不如栢也子曰大人今所具者栢耶公莞爾曰吾玆載有栢子在種之可也吁公時子孫振振如是其所種栢子遠而蔽蔭大矣余聞劉端簡曾師事三泉公其清節亦有自也哉　余聞長老述損齋公成進士後以差過岳州聞劉忠宣公宅處在里造謁焉忠宣留之飯

黍稱僎惟糟蝦無它具公因感省終身持雅操云噫嚮賢哲之相與以有成也豈在情好周洽語言懇款哉

江西布政使司右叅政項公經行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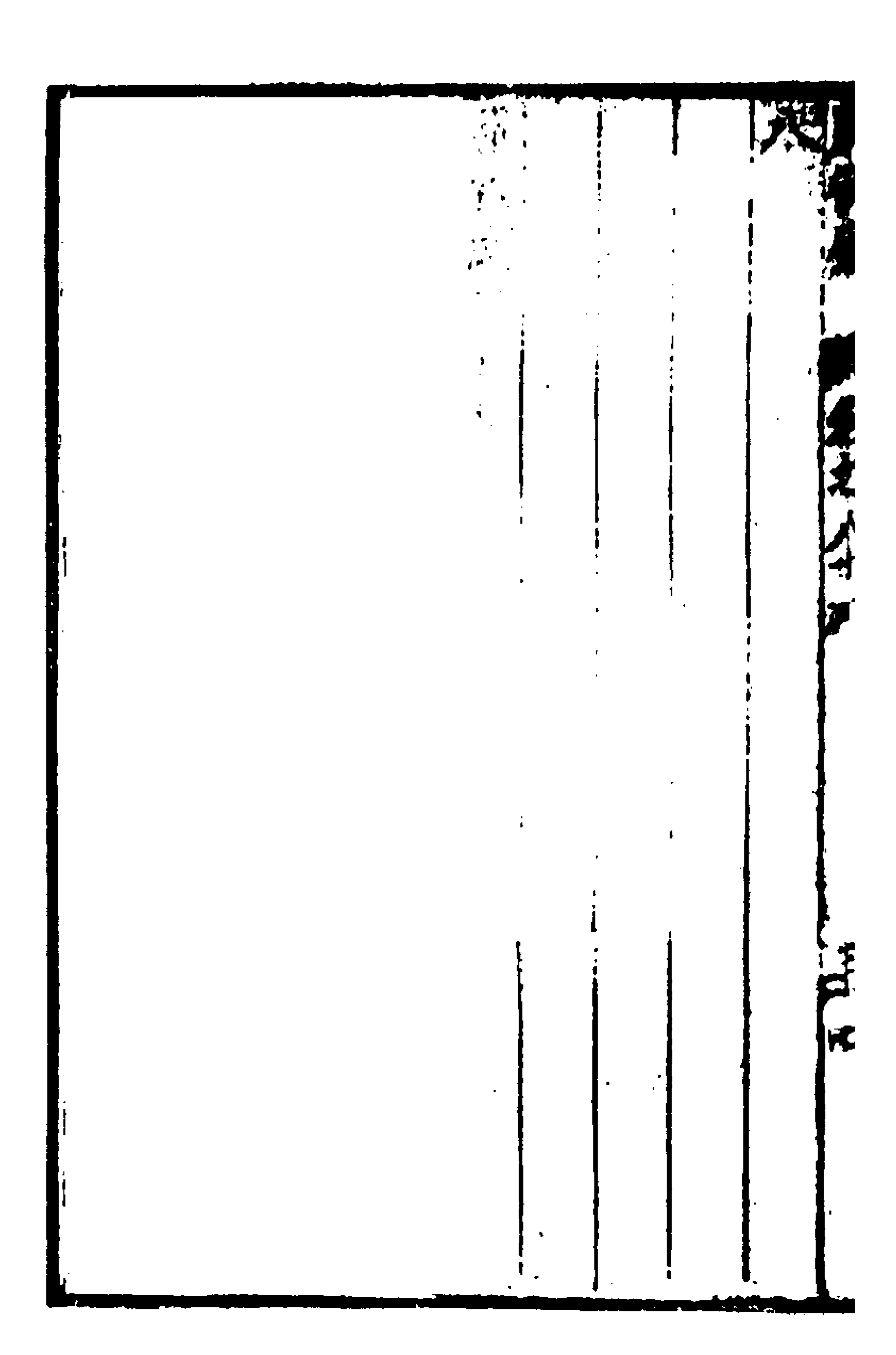
公諱經字誠之姓項氏上世故洛陽人也宏度者公九世祖也宋室中亂避地嘉興遂家焉宏度生儀甫儀甫生伯通伯通生達卿達卿生永原永原生邦邦生衙世有令德而生子忠忠舉進士爲刑部主事土木之變以主事從　英皇帝北狩歸而進郎中屢遷兵部尚書有大功于西邊還定荊襄卒諡襄毅襄毅性剛果任怨身犯難者數矣乃卒全功保守數錫胤嗣卒之日詔祿其子若孫爲千戶世世弗絶云襄毅配鮑夫人生二子公長也次曰綬公生而哲靈八歲

卽善記誦少長卽善文辭比弱冠以蠡入太學遂就試太學太學諸生又皆推服公爲太學生者四年而當成化辛卯是年舉順天鄉試凡爲舉人者十七年而當成化丁未舉進士明年授南京福建道御史奉命簡閱內庫內庫者豪貴所滿也公既至循故實稽錄羨餘內庫無敢冒利者比又視南城南城人無敢夜聚椄江表江表寧凡上章論利害者十一皆究曲盡事體不務皦皦名故人亦莫可知也已爲御史者又七年而陞太平府知府至則嘆曰嗟乎太平迺康爾屏也左右淮雄據三面實惟國家股肱郡然太平

民貧矣不寬不可於是身拊循之凡流亡來歸者萬計彭中丞禮邢御史鳳交薦于朝而褒毅公逝乃奔喪回太平民留者充道枳不行公泣而諭之乃稍稍引去而公兼程馳回悲殞號極凡六日而後食飲人弗強之弗索也服闋赴銓部移治臨江臨與袁筠諸郡接壤也土寇出沒其間前有司率玩愒弗敢動民無休居公至憫然曰夫臨江與太平異也寇弗擊民弗寧乃立捕諸豪賊百八十人拔之一郡肅然時尸夜扃矣逾年臨江大饑米石千錢有司方請賑公曰民饑甚矣必請而賑是含口以待斃也賑而弗請罪

在太守太守寧以一身活數萬人于是發府庫金數千建和糴之法民賴以存者無算而監司督賦方急公入諍曰化理民命爲重民憊矣以杖驅之是束羊加石而沉之淵直速死耳民盡死賦從何出太守死不奉命監司怒繼而歲太稔民感德報稱賦繦繦然入恐後矣卒爲諸郡先監司悅時中官璫用事權擅天下吏多賂中官璫者其有司以上賂各有等公獨弗賂中官璫怒或以告公公答曰人各有志也彼烏怒卽怒吾命耳卒弗賂也然心知禍之及已尋乃移治汀州公曰禍止是吾幸矣趣卽月之汀州臨江民

留之猶太平也巳治汀州者期月政盡舉迺卒檄公致仕汀州民留之又猶臨江也巳公即夜遁去時公弟綬爲千戶者進指揮矣而又從征廣右有功於是循詔縛綬編戍遼陽居無何中官瑾誅諸賂者皆敗臺諫薦公抗直可大用公曰吾乃今可休矣夫人處世若飄風耳吾寧千里爲吏俯仰人作彊壯態吾孰若林皐自怡也乃自號怡菴翁具疏請老 上允之授江西右叅政葢致仕者又十年而當 今上登極壬午又七年大禮書成俱推恩天下詔兩進階至中奉大夫云公生于景泰壬申卒嘉靖巳丑年七十有



江西布政使司左叅政贈光祿寺卿錢公洋墓志銘　文徵明

嗚呼自倭夷爲三吳患者數年鹵掠燒刼多所殺傷兵不得休息民不得安居而常熟濱海帶湖椎禍尤慘雲江錢公以江西叅政居憂邑中謂邑宰王公鈇曰寇既得志勢必復來公有守土之責而吾父母之邑墳墓親戚所在忍坐視也乃日與商略爲備禦計練兵飾甲部分調遣事甫就緒而寇猝至城下卯與乘捍禦悉衆急擊連衿繼發寇乃遁去又明日寇自上湖北下直指讓港公謂王公曰此可邀而擊也部

領民兵抗旌出港轉戰而前殺傷相當餓而賊大衆掩至公麾下鳥獸散衆寡不敵公自披數鎗猶手刃三賊遂與王公死焉是乙卯五月二十有四日也事聞　天子震悼贈公光祿卿其子部錦衣百戶遣官諭祭於其家嗚呼承平日久所在備弛兵興以來並海州縣往往閉城自守或不發一矢而公非有官守未始受命征討徒以桑梓之故慷慨激發摧鋒陷陣竟以身殉豈不誠義烈也哉公諱泮字鳴敎別號雲江裔出武肅王鏐南渡時徙居常熟高祖叔平仕宣德時稽勳主事曾祖景儀祖齊直父封刑部郎中諱

某母宜人褚氏公生而凝重少無童習及長敏利好
學爲文麗則而理弱冠選隸學官里胥以高訾推長
鄉賦或言學官造士例復其身不在科謫之列公曰
往役義也吾何辭晝出應繇暮歸讀書研經質義不
以事廢遂舉甲午應天鄉試乙未舉進士筮仕闕之
俟官改浙之慈溪召入爲刑部主事歷員外郎郎中
出守順慶陞陝西按察司副使進今官未赴以憂歸
卒年六十有二嗚呼傷哉公脩政蹈絕敏於剸裁試
邑俟官捬循道利民安其政展錯繁劇庶務畢舉上
官材之奏改慈溪慈溪浙省劇邑靡薄易動公脈設

自將而誕章敷化一如侯官適伏省徵兼以慎志在比部尤稱職辦有權貴囑公寘所仇於大辟公曰附勢而殺人仁者不為也卒讞出之邊帥執疑似數人以為虜中姦細傳致抵死本兵不為異公察其非辜特為執奏同官謂具獄不宜翻異恐得罪不測公曰知其冤而不為白何用法為奏上數人者皆得不死公析律詳明心存仁恕每多平反如此順慶僻遠郡大而繁公久更民牧請練法情推其緒餘以達於庶政興學養士專務德化居數年俗以丕厚顧城圮且廢念欲脩復而重於動衆乃號召屬邑饑民厚直而

使之民既得食工亦告成及持節分陝益脩兵防飭亭障謹烽燧訓農講武令嚴政肅虜聞不敢窺塞逆庭晏然會漢中饑流亡屬路公即以便宜發廪賑之巡撫以軍餉非奏不宜妄動公曰陝去京數千里必待奏發民死無遺矣矯詔活民即得罪不恨於是所全活以萬計他郡饑民相率盜礦糶兵嘯聚撫按欲兵勦除公執不從曰此饑民暫此求活非有他圖麥熟則散矣萬一猖獗某執其咎若兵興則絕其自生之路或生他變撫巡因以屬公公檄所在官司開倉賑民民所至隨地安集勿追求其過仍榜示使麥熟

[illegible]農麥熟而不解即真盜矣民閧權曰幾公實生我民民何可負公也咸投刃散去事亦寧撫巡上其事狀有江西之命嗚呼公敭歷中外餘二十年所至劾績往往以身殉道如此及茲死亦其素志敢爲不欲有且自恕耳非直邂逅倖功爲也嗚呼烈哉若其家庭孝友之行端居自守之操律身以禮接物以義高情雅致不能盡書其大節如此

江西布政使司右叅政陶公大年墓志銘

陳所蘊

公姓陶氏名大年字長卿浙會稽人也會稽之陶由天台徙天台徙自潯陽潯陽著者曰太尉長沙公侃而其先實系出帝堯後蓋以國爲氏或謂虞惠爲周陶正以官爲世云會稽祖宗陽公宗陽能望氣今陶氏聚族而居曰陶家堰其自擇地也五傳爲公高祖松菊公壽六傳爲公曾祖貫齋公慥咸以公從祖莊敏公諧貴贈兵部右侍郎公祖蔿峯公講主金溪簿父百湖公師齊以公貴封吉安守封公娶沈恭人贈

生公公生生而穎異十六爲諸生二十八舉於鄉明年
辛丑射策登第是時貴谿夏文愍公當國文愍父與
莊敏爲同年又習公有聲禮闈也欲羅致之會選庶
常士令門下所善客蘇某說曰相君開東閣以延賢
人滯足平津邸者戶屨常滿居恒推轂其意常在子
大夫子大夫幸少留意一脩刺造門祕書郎直援之
耳且子大夫亦知相君尊人與君家司馬故同籍乎
公遜謝曰家司馬幸得徼靈於相君尊人且又長
者居其間望履綦下小子幸甚雖然請俟異日容退
仰天笑曰男子生而墮地公弓以定彼安能陶鑄我

且旣籍名而奏太常何官不可爲何必秘書郎吾終不能仰人鼻息希遇合自是絕足不及貴溪門貴溪憾之再踰年始授南京兵部主事主事職督武學諸生公爲條具科指一如督學使者功令月朔十五試騎射制策第其甲乙而賞罰之諸生人人感奮久之遷駕部郎駕部職船馬政權船黃頭郎最重綠十年一踐更必闗左富厚者充之先是郎欲遠嫌怨一切委衛萬戶若輩招權通賂富厚家多行金錢免貧者顧挂錄籍爭告紛然公投袂起曰果爾一衛尉足夫何用駕部郎爲遂入署戒闗者闌外扉勿得通謁躬

自投籍嚴其資產酌劑而登下之是年騎更稱平請
軍士咸棲堵留都故有買馬戶供三大營騎士用兼
隸兵垣及守備巨璫勳貴故事所市馬至必以次傳
閱胥吏輩橫索錢不得則駁不中選所領軍人復藉
口馬羸弱百計箝之公廉得狀則日我不能使民無
出馬而不能與衆爲政爲奏記大司馬白罷兵垣守
備閱視自駕部一驗肥瘠外即給領騎又檄管操把
總同閱以杜軍人口歲省馬戶所費若干緡至今著
爲令巳而出守吉安吉安江右劇郡號難治公以廉
靜鎮之大得民和然於法未嘗有所縱舍庫盜劉某

主與援暴里中先守莫敢詰何公至則嚴督賊曹椽覓捕得之復窮治主者名主者爲某子甲巨室也或謂公是夫百足之蟲扶者衆矣公不聽竟置重典有貫妻子倚勢睚眦殺人者斷其股棄之死者家上變告貴人書求寬假者紛於蝟毛公一鞫即首服竟論如法郡中慄然遂用治郡異等遷山東副使視海上師是時山東盜賊紛起青州楊施仁者大猾也鼓衆倡亂應者至千人公授方略擒治之解散其黨與事聞陞俸一級會島夷犯閩省督府請增憲臣一人巡察海道且推擧故所善閩居副使某某以聞部議憲

臣當增下當擬人以請格其人不用用公公至閩寃巳薦福寧城督府與公約閩地廣袤請得畫地而守公乃請當福寧福寧方在重圍中一日夜馳至其地爲擘畫戰守具相持累月傑知有備乃引去去而閩連江連江邑小城庳幾爲所陷者數矣公復檄閩浙兵大破之斬首至七十餘級生得夷酋六人賊勢大沮巳而督府易公守漳泉自以其身駐福興福興遂不守非公所轄也督府既欲委公自解脫遂沒公前後功不敘直以福興失守歸公罪疏聞有旨奪官一級爲四川參議分守川南道是時三殿工興取材巳

蜀使者冠蓋旁午民間騷然公爲設法採辦民不煩而事集已復故官於廣西適有潯宮之役公爲總裁官所得多知名士錄文半出公手人咸膾炙之無何潮寇張璉者倡亂勢張甚四省合兵會討公督狼土兵數十萬先諸道至不期月璉授首捷聞有白金文綺之賜遂晉江西右參政時三巢諸酋連結閩廣羣盜劫龍南聲言欲越南贛趣袁州袁州爲故相枌榆當事者亟欲滅此而後朝食調遣諸道兵爲犄角公時主餉餉毎先時辦軍即興道至牛酒芻粟無不時給師克有濟一舉殲焉捷聞賜如前居無何沈恭人

之訃至公以不及視含殮擗踊有加即日徒跣歸蕪何朝廷以災變考察方面官公故所論主盜某子中業已脫罪其子且貴爲京朝官欲甘心公諸勢家爲公所抑不得逞者比而傾公相率爲飛語聞遂落職報至公曰吾不能虧法以貸其父宜其子之讐予也是時封公尚善飯比部君已舉於鄉人有惜公解官者公曰古人一日養不以三公易吾視解絫知紱直敝屣耳且脩業而息之是在吾子遂一意脩甘旨佐封公驩絕口不問戶外事郡大夫邑令以讀法禮禮公自一再赴後未嘗數數越二年封公披疾公晝夜

臥起抱持至請以身代竟不起公貌素羸然自是頓
毀瘠與弟河濱公素友愛無間旣卜葬堪輿家有後
言謂域兆有偏利盍嘗公以間兩家冀規厚利公曰
吾知安吾親而已非徼福也即如君言旣有當其利
者矣卒葬其地聞者韙之公端方正直慎取予寡言
笑自幼至老恒處於不爭之地然人亦不敢干以私
故饒酒德燕居則務絕杯酌惟對賓始浮白引滿酣
暢而後罷不問生產作業亦未嘗畜一姬妾與辛太
淑人白首相莊無間言子一即比部君允光南京刑
部山東清吏司郎中所著有讀史日抄竹屏偶錄見

閒瑣錄官轍私記遠記諸書藏於家

叅議茹太素傳　　澤州志

茹太素洪武初由舉人除監察御史陞四川僉事改刑部主事因災異以五事上言其多至萬餘字將罪之因察其言可行遂著建言格式累官刑部侍郎都察院都御史以事摘翰林院檢討尋陞戶部尚書抗直不屈屢瀕於罪　太祖悉宥之一日宴便殿賜之酒曰金杯同汝飲白刃不相饒太素叩首曰臣一心思報國不避帝心焦

上惻然者久之尋以張易行移事逮降御史用爲江西叅議

江西布政司左參議趙謐墓碣　張元禎

公諱謐字子安號真齋世家涇陽正統甲子鄉舉第一人景泰辛未進士觀政戶部尋拜主事南京陞員外郎毋服闋轉兵部未幾有江西之擢方公之觀政也兵備告之特勑往督之至則飛章劾少司徒及中貴人專恣罪不少狥及爲主事徽州積有逋租官嚴刑莫能徵公往諭以禮法民立輸無敢後者在江西守法奉公行郡縣不憚寒暑險途未嘗敢以私謁其行著於居官如此性甚孝友母太安人王氏訃聞號痛幾絕廬墓側淡食草寢者七八載旦夕哭奠哀如

初喪然嘗有慈烏飛繞其傍不去盜既得其家貲後因感悟悉歸之且皆改行焉有司以聞詔旌異之曰員外郎趙謐孝行之門兄弟以父母俱棄圖分異公泣止之不能則盡讓以貲産已無分毫取從兄子二人貧賤四十年無室皆得公以有子孫歲荐饑鄉多婚娶失時者公竭力濟之無慮四五十人封治母墓側荒塚亦十七八所其行著於家鄉如此生永樂十年十月卒成化六年九月壽五十有八祖父仲良樂善好義不妄取于人一錢父秉才贈公官主事強力多智略人敬憚之無敢犯蓋公毅然之操流聞中外

藹然之仁充溢家鄉生有自習有素非偶然者

贈太常少卿江西布政司左叅議黃公宏墓志銘　　景暘

正德己卯六月十四日宸濠反江西布政司左叅議黃公死於難逆濠之將反也先一日賀生辰置宴集接藩臬諸司官次日伏甲宮中伺衆官入謝遂執都御史孫公燧兵備副使許公逵而脅囚諸官黃公械繫入獄忿恚不食而死時年五十矣逆濠心重公加棺斂焉嗚呼可謂忠矣初公起家進士爲萬安知縣以撥煩著調泰和徵入爲戶部主事居無幾何乞便養改南京刑部主事戶部員外郎禮部郎中出爲江

西布政司左叅議會孫賊作亂　上命都御史王公統兵征之王公檄公監軍督餉紀功有功捷聞詔加俸一等賊閔廿四等旣降復恃逆濠勢剽掠九江上下莫敢誰何公毅然發兵捕之獲其輜重以歸逆濠久蓄異志士夫相對常以爲憂公獨正色曰國家不幸有此我輩守土之官唯有死而已至是卒以遂志公作官始終於江西惠流威暢一死尤爲得正士人不忘今祀於南贛者曰三公祠祀於省城者曰旌忠祠而　朝廷追念死事贈爲太常少卿云公諱宏字德裕號友蘭白哲豐下幼有至性篤孝友樂施予居

官不爲矯激之行而律已甚廉先世爲浙之鄞縣人洪武中有諱子良者從戍于京隸羽林右衛改隸孝陵衛常往來應天之六合因家焉公子二人長紹文縣學士次紹武公既死紹文聞訃赴難比至難解求得棺委頓方甦以棺出僞命亟易去扶歸人多其識云

江西布政司參議王先生庭墓志銘

陳鎏

先生姓王諱庭字直夫其先浙之金華人宋南渡徙居長洲之陽城村故人稱之曰陽湖先生高祖俊卿善生產作業田連數百頃國初歲大侵嘗獻粟百石以備賑　帝嘉之祿其子孫曾祖用行祖珉父顒世有明德顒處州府學訓導以先生貴贈南京禮部祠祭司主事母俞氏封太安人先生生不凡數歲如老成人年二十六舉於鄉又十年舉進士授許州守許之鄉有殺人者匿不獲又劇賊鞫未服先生皆以一

言析之得其情人以爲神許人不知學先生設規條親自訓迪今多舉進士者後改國子博士裹糧就學者往往有之教化入人譽命上達戊子當大比　世宗命主山西鄉試京官主試自茲始而先生獨稱得人陞南京禮部祠祭司主事初先生拜許州爲親故求改南官不得至是始得就養蓋先生意也尋轉刑部郎陞福建僉事備兵建寧寧有礦賊夏崇嘯聚千人殺及府佐都司官不能制先生密捕其黨一人解縛叩之得其故約曰能執崇來當貸爾死其人許諾不數日果詒崇出遊伏兵擒之掠死其人貸如約名

盜一時尋乞終養數年復補汀漳兵備先聲所至盜賊懾服有廝帽山洞負險出刼先生頒正朔及布疋以禮賜之洞人皆北面叩首願斬不法者後數日果持二賊來獻諸郡肅清陞江西布政司參議所轄九江南康直大旱先生禱於山川曝烈日中數日得疾藥弗效乃上疏乞歸　上許之勑曰王庭准致仕病痊之日有司具奏錄用外官致仕未聞有得此者蓋二旨並歸時行李蕭然所餘惟蘭數本而已家居圖書四壁兀坐終日與子則爲歌詩與二三知己商榷古今公門非鄉飲禮宴不輕入先生名重上司多

信其言親友有罪甚至持千金求援者先生皆峻拒之趙巡院厚善以罪人田百畝遺先生亦不受及地方利病或人有大寃抑則仗義言之不以小嫌自避吳令曹公清介絶俗偶觸大吏將罷之先生力辯得解而不使曹知也先生初館于鄉時尚未娶主人出獨留一女在家語先生曰先生守外吾女守内吾無慮矣先生默念曰柳下惠可學乎𡚁主人行即買舟歸劉遺歸事先生其祖尚書公見先生傲居以千金刻業延之意即以遺先生也居無何公没先生即歸其家先生之高潔蓋自未第時已有定守矣初處州

君致仕先生年甫十七雖甚貧不失甘旨雖假館在
外不廢定省其孝如此生於弘治戊申閏正月二十
一日卒于隆慶辛未六月十有八日享年八十有四
子敎臣好古力學以篤孝稱薦授翰林院博士

江西按察使童寅傳　　實錄

江西按察使童寅字以敬湖廣隨州人永樂二年進士初授監察御史巡按直隸蘇松等府及雲南按事遼東皆嚴風裁陞交阯按察使母喪服除改江西按察使寅廉介能勤雖病必出視事存心寬恕仁明致公獄無冤滯宣德九年八月卒吏民哀悼無間言喪歸其鄉家無餘財妻子不免饑寒云

江西按察使周公軫墓志銘　林俊

公諱軫字公載世為清江上廓周氏周故裕家自晉山處士樂施與傳累葉以基有來慶家官知府主事御史郡未文學布政使者數人公嗣祖則川不祿父諱越亦不克年祖妣鄭妣王皆樹婦節鄭被有旌典公植立孤氣中起鄉薦入國學以學行為司成所特知名重六館取會魁第進士為户部主事得所想像屹不可攀及被延接直訥鮮文而刓型老格樸根楩性靜簡情儉訓俗於古而近之矣庇民經國運若無奇而弊隱以夫成化乙巳元日京師星隕有詔公上

言許元惡以快人心減內臣以干朝政正朝廷以正
百官罷進書以順養聖躬親儒臣以論道經邦重科
道以料劾官邪杜僥倖以振作士氣量進鮮以差撥
船隻同時言者多取忤左官公獨以質厚受容猶留
滯灕秩始進郎中時西北邇饑延及荊蜀而南濟之
無其策公合羣僚白之長疏借藩府奏乞場蕩鬻民
取一年間有陳辦公執之堅纂修　憲宗實錄以文
學被選采輯在戶部者以進京師大水南京大風雷
詔詢時政闕失時侍郎劉公璋視篋收采羣議公言
天子藏富於民皇亦有庄頋示以小非稱宜與民否

亦互華管庄如例畝限三分責民入租有司解部以進劉公以爲然疏入留中公有山東運使之擢鹺鹵易瀛興渫公循源塞孔定爲格歲旱奏蠲其半寧海場鹵縮奏損其引增永利場足之政成譽起賢能之薦屢上進階與誥贈其祖若父皆大中大夫山東運使公方以老成負物望而年已踰六兩致其仕不報會致仕加職例行再請始進嘉議大夫江西按察使今 上嗣位又進中奉大夫在林下者十有七年嗚呼化局日新淳源愈異吾又幸夫璞之未剖木之未災于址巷及識焉

江西按察使周公廷用傳　孫璽

孫子曰莘容古章華墟也山嶽雄峙川湖襟帶談者率以爲楚之鉅焉自邑東馳者[illegible]調東山東山之秀邇又甲等一邑前代勿論已開國迄今名紳碩弁冠冕鄉土景頌夷夏若樸翁忠宜者流大抵咸東山產自東北行數十百里則其勢愈雄巍壁峭嶂疊嶺巉阜仰軋日月秀剌雲漢際東山巔上下幾之於是有偉人生焉曰八厓公八厓者山之特也而公世居其地因稱八厓云公姓周氏名廷用字子賢父樂山翁公之孕也樂山翁方吏慈利夢幢蓋儀從冉冉自天

降直入其廨明日而公生樂山翁以告其令令曰此貴徵也翁於是棄役歸乃公長而聰異夙達岡由師授年十八始讀書然又家貧爲諸生也諸生率卑易貶之曰周氏子窮而鹵卽免死溝中倖耳凡有酒食聲妓之會輒屏避公不欲近而公頎倜儻靡較過酒食聲妓直入坐上坐高論濶談旁若無諸生者諸生愈益卑易貶之會有誦公文者謂諸生曰若無輕周氏子其才可得焉自厭非其敵也於是諸生亦求公文頌之乃稍稍敬重與公居無何中鄉試正德辛未舉進士出爲宜城令宜城者壯縣也公爲之迎刃破

節排錯解棼芟強柳豪靡有遺鈇又日從事文學詞翰爲山川亭閣之遊不二年入爲陝西道監察御史按貴州夷獠怙息寇暴屏附文學詞翰愈益加進會公疏詆銓部當事者怒公思有以抳之未一考竟陟公浙江按察僉事以去人或爲公不平而公則坦然曰此何足以困我也迺益自砥礪聲績日起當事者無以何也進公福建右參議與見素林公論詩文於壺山之陽林公大奇之爲文以贈未幾又進四川按察副使是時蜀亂巳部撫鎭者委公討之芒居深僻窮絕境有司罕至其地蓋數十百年矣公月險闢阻

宣德布惠綏懷勸撫咸有機要遂平茲部之亂又撰試科舉士卒精實無謬即公所期許者鮮不立取高第列華要於是蜀有編脩楊名給事中王徽等爲然公終不自擢其能征茲部也同事狠隨者鬬得兼遷而公顧三載於蜀居久之始擢爲江西按察使江俗故刁強弗馴其搢紳大夫罷居例日請託受賕累家富厚公爲按察也每痛抑其弊凡搢紳大夫以書問至者令二吏於廳事公拆之請囑皆廢不行而其居四川嚴亦若此於是毀謗交集咸欲推刃公會三載入覲銓部都御史汪鋐首摘公黜之尚書王公瓊

者知公謂汪曰此故有名豪傑何可黜也汪卽日[illegible]
不黜此人他日得志將盡殺天下士吾與公苟存亦
無噍類矣王公故嘗以剛譎其後起也蓋不能不稍
依違計卒無以留公於是搢紳相語曰周某性高傲
烝人也今黜必且疏直究乃相率詣慰公勉之行公
曰天下大矣假令黜廷用輩數百千人亦能容耳於
是卒歸歸而為石磯八厓之社其文復益大進明年
嘉靖甲午公微病不數日遽卒年五十三孫子曰世
蓋有眞豪傑者非八厓公哉夫公東山之布衣也前
無師承之助後無引汲之階總角寒素又非有萬卷

之積四海之交也乃其所植立則輝煌炳煥文足鳴世政足樹紀言足以經國烝足以食一時茲非有特拔靡群之資陰厚獨得之才其能然哉夫豪傑之士天既生之矣即俾之騰揚嶽立雷動風馳掀揭宇宙照耀日月奚不可邪而顧窒抑阻撓位不德稱行與世乖使人籲蒼叩帝莫或伸達鳴乎天生之天扼之乎抑闒茸齷齪者者其得志亙久而孤騫卓邁者造物固有所難容而鬼神亦或忌之乎

論曰華容故文獻地也前哲之士若樸翁兩山率以文自樹植然其體顧咸不高乃八厓子之文則彬彬

異焉予讀其古賦樂府及五七言詩亦庶幾秦漢魏晉李杜之間矣故曰八厓子於文章蓋中興吾邑可不謂特立豪傑哉公旣已違世獨化而海內識者未嘗不誦愛其所作稱八厓八厓以此卜之百世之下必有聞矣夫不於位於其文不於其年於其蕃範斯又非天道昭昭未泯者邪八厓子固可以死哉八厓子固可以死哉

江西按察使謝公汝儀墓志銘　葉應驄

公諱汝儀字國正別號果菴系出晉康樂宋時有仕知觀諱安時者始遷於鄞遂世爲鄞人入國朝諱矩字元規者有至行鄉人稱曰孝義先生善詩有自適集行於世是爲公高祖孝義生删號養素翁養素生獻配周生贈監察御史直齋公諱表公之父也甫三歲周茹苦鞠育克有成立娶封大孺人張氏生公及汝誠汝立周猶爲之撫教及公貴顯有司奏旌其門御史公姿貌魁傑性嚴重豁達涉獵書史嘗病文支山以道生佛生名其子可知其爲人公自幼不弄爲

學潛篤深造以易亞魁癸酉鄉薦連登唐皐榜進士令餘干時宸濠稔惡畢真擅權地方騷擾公周旋其間盡心竭力民恃以不甚困邑號多訟公明慎果決未三年斷獄甚寡徵窒芥笋出於饒內臣督之往往求索無厭且凌辱其有司公處置得宜不使動其顏色禁梨園淫樂一日上官臨縣將取海鹽童為戲公不應當道重之有洛陽年少雖老吏不如戰國子奇非庸才可列之推方銳意興革為久安大治之規以御史公之喪去任士民為立碑以志去思服闋擢江西道監察御史首疏白安慶指揮崔文進賢令劉源

淸之功劾外戚陳萬年中官王堂將春及姦黨何明之罪人爲凜凜印馬於北直隸山東河南力振舊法剗將弊不肯少徇以自欺其心雖時輩或以爲過然純臣志士亦自知之巡按廣西發思恩之謀折岑猛之變大功數十上疏乞寬議禮諸臣請誅巨璫谷大用等皆人所不敢言者鄉試監臨綜理周密得人爲盛擢僉嶺東兵憲擒大盗曾蛇仔收福建設防海四策擒大盗李良武禮高士蔡烈表文山誅貝浚之績及陳布衣周翠渠道學立祠置田陞憲副巡海奏設詔安縣安邊館立墩臺蓄番兵爲萬全之謀海道以

淸視篆臬司辦陳大淵等二十四人究獄巡察廣公上其狀遂遷雲南參政尋遷江西按察使時祖母踰九十迂道省之半月而祖母病且卒萬里之外歸及視終若天使之然者苦節之報純孝之感人以爲美談公承重哀毀苫土中致濕痰疾不愈以嘉靖內申二月二日卒年四十有八公凝厚謹重不爲戲言褻步與久處不見其厲聲遽色篤於孝友念祖母之貞自弱冠惓惓有顯揚之志卒能成之推是心凡有節不獲伸者力爲扶振之如於窓友楊鎬母是已宦所必迎以養惟巡察限於宦滇閩限於地故累疏乞休

祖母強之然後往凡御史公有所欲爲先意承志所以娣其妹豐於女所以愛其弟厚於子敬其從叔父如其父於凡宗族親戚之賢者必與其進少不循理法則愀然不樂諄復戒諭之其貧者舍己而濟之曾不頟各名分相關之際雖甚疎遠未嘗以貴顯失其禮尺寸居官必思盡職不以利害寵辱動其心兩廣軍功屢爲忌者所蔽曾不較計爲之愈力仕宦二十年所至興學建書院飭公守新文場修水防築城浚濠無不極壯固而故居蕭然曾不注心目交游寒士往往藉公以給而公以不得已之費稱貸於人久而

弗獲償既沒其人自焚其劵義動之也於此可以觀公立身有道矣所著詩温厚有雋味惡爲鈎棘艱澀語所上封事皆自誠心流出期於感動人主以救時利國非徒勉強塞責矯激以徼名具載果庵集凡若干卷可傳

江西按察司副使周君憲行實　李夢陽

正德七年閏五月二十六日江西按察司副使周君攻華林賊戰死之其子幹救之戰亦死時予在泰和聞之驚而疑已而實然則痛哭曰勇哉周君見危而授命已哀其子曰幹死于孝矣言是日君以賊食盡會兵三面夾攻君攻自北門三戰射輒中賊少却君與其子先登逼之會賊滾其墻石下如雨軍潰被執君頭中刀血流滿面左髀中鎗不能行猶大罵賊不絕口賊怒支解之以狥其子幹前救君中鎗也然猶力戰竟墮崖死敗兵先舁其屍囬營翌日諭賊求君

屍賊禍裹屍還焉先是制兵者以馬腦華林賊剽滑諸山賊日又竊發憂之會君到即檄君勦之君首擒廬山左湖盆塘賊百數軍為之振乃移軍奉新討擒飛王胡雪二馬腦寨平華林賊恐分立仙女寨以拒我君援之賊又立寨鷄公嶺君又援之先後斬獲以千數於是進壁華林絕其出道塹之而守久之賊窘遣諜者言賊饑餓匍匐狀君信之遂移檄會兵夾攻然它兵實觀望不進而君獨與其子進逼之坐是敗而死於乎哀哉屢勝者驕邪抑命歟君弘治六年進士歷刑部員外郎謫兗州府通判正德改元復其官

歷郎中大理府知府拜今官官一年而死夫逆豎之亂炎荒瘴海之濵死者屢矣君不之死也乃今死以此君爲主事也檢獄政日蒞視獄中人藥其病者員外郎則坐請貸言疑獄者罪貶官兩在郡無不得民也所至則又善剖疑獄此皆足不死乃竟死也君系出元總管思後貌魁梧性侃侃不阿善星命之學談星命十中八九然不諳自命初華林之役有星命者賀賊黨來談君星命已再拜賀曰美哉動罔不利君曰我刑殺大重無制其人曰夫刑殺者利于兵者也議遂决故曰天有大數世有大運人有大命故京房

郭璞皆不免殺身由是觀之命可識矣君生天順四
年閏十一月十一日午時年五十有三四子金統幹
春幹死於孝者也君父諱正大同府知府正父貴封
滁州知州州貴父復復父添祥添祥始居長沙後徙安
陸州

江西按察司副使惠公隆墓志銘　江曉

公諱隆字從道北屏其號也公幼失怙恃賴繼母撫育稍長即有亢宗志博極經史尤潛心于易學　憲廟初以厥兄祥世業琴徵拜鴻臚寺丞公奉繼母携幼弟鸞從兄于任師友講習學日以裕弘治壬子舉順天鄉試癸丑會試時文傳蕲公閱其卷曰氣昌詞偉奇才也用寘亞魁遂登進士第乙卯授刑部廣東司主事分治禁衛公廨精法律剖斷如流獄無寃滯已未進廣西司員外郎壬戌進陝西司郎中不蔽要因益欽且慎時出陝宗室與縣令搆訟累歲不决公

奉　勅往勘立爲剖斷時謂平允事故大司寇毘陵
白公爲程閣公咸雅重之凡獄經訊讞不復詰方留
侯内陟時逆瑾勢方熾公剛直不阿欲外補以避之
正德丁卯擢守永平平盧古雄鎮民俗勁悍公以嚴
治發奸擿伏植弱鋤強政令一新包民張英田常成
諸途事久未白公廉得其情亟捕而麗于法時中監
種權使逸左者絡繹于境謂郡有賢守焉莫敢需擾
民賴以安且修孤竹廟建昌黎祠以崇祀典於是有
循良之稱巳巳以巡察陳公薦移守寧國宣寧亦古
巨鎮民俗嚚靡公治如永平而加詳焉咨民瘼祛吏

辨別淑慝嚴徵賦清訟獄庶政畢舉宜城有金堡圍
洪水爲災民多艱食則發廩給粥以賑之所活幾數
萬民用懷之爲建生祠旌德有劇盜繹騷民心震恐
則簡銳卒厚賞犒不旬日而就擒民有寧宇且拜謝
玄暉詩樹文天祥石記表章諸先賢義烈祠宇以厲
風化於是有去思之頌庚午擢江西按察司副使江
西民俗競訟公素諳法律一訊而決故署學政釐水
利意度貞肅時宸濠逆謀未露而脅權附勢定繁有
徒不戁不竦悉繩以法罔貸桃源巨盜猖獗巡撫中
丞王公知公才略以兵委焉公運籌制勝擒厥黨而

顯莪之民用教寧於是有保障之譽公歷官中外幾二十年所至以治績顯時有公輔望辛未甫踰強仕即以止足爲戒忽罹誣構遂解組歸家居事繼母以孝敬處昆季以友恭遇子姓以義方督僮僕以藝殖且營別墅于所居東滸茅亭花樹極幽雅之趣凡親友過從款洽無厭以私干則峻拒之故自謝政以至耆老足不履公門口不談世務暇則與樂閒吳公葦爲五老歸田會登眺湖山以觴詠自娛倣唐香山宋洛社之遺矩繪圖詳詩以傳至年七十有三卒

江西按察司副使李公夢陽墓志銘　崔銑

弘治中空同子興陋萎文之習慨然奮復古之志自唐而後無師焉已汝南何景明友而應之空同子之雄厚仲默之逸徙學者宗爲宗匠又咸激勵風節敢言直諫安於冗散鄙忽驟貴空同子方雅簡默稍餙廉稜仲默恬淡溫遜不露才美云空同子諱夢陽字獻吉慶陽人徙大梁甫冠舉弘治癸丑進士授户部主事再遷至郎中才敏氣雄溥書外日招集名流爲文會酬倡講評遂成風致嘗監三關招商用法嚴格勢人之求被搆下獄尋得釋每抗疏言出令不平官

府殊法一涉戚宦即尼不問不報乙丑應詔陳二病
三害六漸之弊末言皇親橫則外戚驕恣之漸爲擅
義之害張侯辨怨摘奏中張氏字爲訕母后遂令圓
話乃列張侯不法狀悉實可按遂下獄衆爲㮚㮚已
僅奪俸三月　上語尚書劉大夏曰朕欲寘夢陽輕
典左右謂當廷杖渠忿則泄如朕殺諫臣何正德改
元八閹道　上燕遊閹部臺諫協請誅之不克閹遂
黨斥諸臣已知部之奏實空同贊成奪官降山西布
政司經歷致仕戊辰劉瑾必快前忿羅以他事械赴
京人意其必死是時瑾敬禮修撰康子康子謂瑾曰

李生能法　皇祖爲文殺之大失天下學者望瑾雙
人姜璉亦申理瑾乃賢空同子既釋繫又欲用之選
部空同子托以痼疾康子爲力請得免辛未瑾誅起
爲江西副使提學勅許舉聞重事空同子振學泣士
外大有更白臺使及同官者病其侵官空同子非其
衆職各起訟當路素忌空同子才名落職閒住要辭
日臨官不讓云爾聞者笑之曰斯以虞之臣責過空
同耶寧庶人方畜異圖滅切謀內省臬受制知空同
子不可撼陽下之及庶人叛誠省言空同子亦疑於
黨附者當又將陷以法司寇見素公不可止空同子

以成化壬辰十二月十七日生嘉靖巳丑九月二十有九日卒享年五十有八子一枝舉進士由主事左官州同知空同子家世自有譜所著詩文集若干卷

空同子八篇

九江兵備副使周公廷徵傳

周廷徵字公賢弘治己酉舉人除臨淮教諭起復改安福徵補山西道監察御史出按陝西時安化王寘鐇反廷徵斷以先發後聞之義卽調榆林鎮副總叅遊擊時源等兵分布要害仍授揚英以計爲書賫達仇鉞卒以此擒之并首惡何錦等械送　京師而　朝廷遣都御史楊一清太監張永統兵始至張愧其功不由己乃追還寘鐇別自報捷而又盡奪寧夏將士功以與諸倖貴紀功給事中郗夔懼而自盡寧夏幾至再變賴廷徵威信素孚大爲撫定而直白其功於

朝硯內云臣不知他日繼郗嫛之死者何人而今日握劉瑾之權者尚在郗嫛盖以死自誓而劉瑾則指永也尋陞九江兵備副使會流賊劉六等欲浮江窺南京廷徵至晝夜籌畫號令一新賊覘知有備遂折而圍掠六合通泰等處而廷徵以勞瘁過當疽發於項卒

江西副使贈按察使李情傳　　朱睦㮮

李情字宗善河南靈寶人也弘治六年進士授監察御史彈劾不避寵戚擢湖廣按察僉事改山西風裁益著逆瑾摘其失謫驛丞瑾誅復僉事陞江西副使正德八年情以兵備守萬年剿賊黨胡念二等脅從上撫實懷異志雖設縣分司以覊縻之而賊視官司若無所有吏胥又多賊黨以故司府動息必聞是年八月提督軍務總兵李鋐卒于師念二等乘夜縱火焚燒公私廨宇殆盡遂殺情及饒州府照磨馬驄吏卒死者甚多　上聞震怒命右都督劉暉代鋐帥所

部兵勦之明年盜平情贈江西按察使錄子一人爲
國子生聰尉氏人以公役至萬年故遇難云

贈左副都御史謚忠節江西按察司副使許公逵墓志銘

呂柟

予嘗謂天下之事奸巧者釀其禍忠貞者嬰其敗自古及今其轍一揆則予於忠節許公之死未嘗不痛恨而流涕也當正德丙丁之間佞倖讒邪竊柄納賄群臣半與交通蒙蔽　武宗於是寧藩宸濠私窺其隙下結桃源華林諸賊以掠有其財上賂嬖寵鉅權諸門以陰附其勢睥睨神器四海共聞而不敢言是時公方憲副江西言於巡撫諸公曰寧府果於爲暴者恃權臣也權臣曲右寧府者貪重賄也重賄靡所

不到者為盜藪也方今權臣既難去寧府又難制策
惟勦盜則財困財困則賄息賄息則交解交解則惡
孤而吾志可行不然後難圖也諸公皆周拒之踰年
戊寅宸濠滋横迫脅撫鎮保薦賢孝逆跡已露臺諫
論劾部差都尉郎中官往問且宜諭宸濠悍懼乃六
月十三其生日也自巡撫孫公以下具幣入賀因大
饗之明日諸官入謝宸濠遂反厲言曰　太后有旨
召我如何孫公曰願出旨以示然素忌公威名又特
問曰許副使如何公曰天無二日國無二王副使惟
有赤心耳宸濠怒曰我不能殺許逵耶公曰汝能殺

我　天子還能殺汝特先後聞耳遂令人執公暨孫
公以出公顧孫公曰速壽昔之言正爲有今日耳遂
俱遇害於惠民門外時盛暑尸不臭蠅蚋不近數日
而容貌如生秋七月提督軍務餘姚王公伯安克復
省城其部下知縣王冕及一巡檢生得宸濠於鄱陽
湖以獻王公於是省城内外人皆素服哭奠於公柩
哀如父母王公命有司祠祀之又疏奏其忠烈今
上卽位論功定賞贈公左副都御史謚忠節遣官諭
祭安葬且命有司建祠其鄉廕其一子揚爲錦衣衛
正千戶嗚呼若使公職司内庭必能討黜權臣制宸

潒於未然不然即剪盜策行豈惟可殺其反下而歎
萬生靈之命上而　九重南巡之禍皆可免也嗚呼
此予於公之死所以嘆息痛恨而流涕者也初都諫
張元傑曰許汝登自江西寄予文山詩一帙外有題
封而內無簡書以漢卿觀之寧即其殆爲變乎汝登
其殆爲文山乎未幾果然然則公之志蓋已豫具乎
公年二十六與予同舉戊辰進士明年授山東樂陵
縣令即能令行境內辛未春劇賊劉七齊彦名飈起
數旬焚屠城邑殺戮長吏公先築濬城隍貧富差工
越月而成又使民各起墻屋外高過其簷仍開墻竇

如主才可容人家令一壯者執刃伺於竇內其餘人皆入隊伍令之曰守吾令視吾旗鼓違者有軍法首功者上賞又設伏巷中洞開城門未幾賊果至旗舉伏發賊火無所施兵無所加遂擒斬之自是賊不敢近欒廋城撫按交薦其才　武宗超陞山東按察僉事兵備於武定州是時劉齊二冦猖獗自陜以東橫行而武定城圮溝夷不格牛馬民欲崩去公力定之先事築甃設城樓置巡卒樹岸柳壬申五月劉七楊寡婦以千騎犯利津公追至高苑縣斬首四十有八獲馬騾二百四十四未幾賊錢鸞以百騎劫德平公

追戮於楊二左一鼓坐劉平之自是賊南奔狼山颶風敗舟乃滅郡人立破冦安民碑以頌其功嗚呼劉齊之冦其勢已大非宸濠之初起可比而樂陵知縣武定僉事其官又小於江西副使者也乃公能成功於前而不能保身於後者何哉職有專不專人心有同不同也嗚呼若使公官在 內廷而有專職將天下可無事矣乃獨使公殺其身以成仁傷哉公諱逵字汝登河南汝寧固始人幼風骨秀異不妄啼哭及八歲就外傳即能誦詩習禮如老成人然則忠節之事蓋其性之所受學之所得乎司業郭价夫曰公之

死忠乃其素定非臨難倉卒而委之無可柰何者耶哉又曰國無忠義曰亂臣無忠義曰賊公之死可謂國之光而臣之防矣公死難時年纔三十六子三人長即瑒次統次縱皆學生瑒好學而有器識既葬公號泣六年而後就廕及授錦衣謁予曰吾父如此死而瑒今乃冠帶哭不能仰視予亦為之墮淚曰公其有後哉

江西提學副使唐公錦行狀

嘉靖甲寅四月十有二日龍江先生以避倭去其鄉卒於華亭之石湖塘距其生成化乙未十二月年八十先生姓唐諱錦字士絅其先爲晉陽靈石人洪武初曾大父某監税於松江之上海因家焉大父容軒府君以長子中丞公瑜先任知衢州府封如其官其次諱某娶趙氏生先生先以中丞廕授金山衛指揮使後以先生仕贈刑部主事母封太安人先生少以文章爲長老所重弘治乙卯以經學魁南畿明年登甲科以時名推修大明會典因親疾謁告歸侍養七

年太安人嚴道之始復赴部請預修纂咸授京朝官先生恥援例止以常資除知大名之東明縣縣治以河決頹圮披棘負萊隨宜區畫剏飭一新建言者以河患不息奏開元賈魯河行北直隸河南山東及漕運四巡撫議謂賈河淤為平陸已餘百年且延袤數百里非動百萬衆費億巨萬無成功前元以開河致亂此非細故不若隨地隄備雖閒有害無他虞四巡撫籍其議以聞役遂寢其治守已執法一以安民為本暇則勘校文籍手不釋卷郡諸公咸遣子受學因修大名府志十卷正德丁卯監司以學優才敏交舉

民安上其最陞授兵科給事中奉勅清理廣東鹽法時中官劉瑾方肆貪殘諸所差委一失其望卽中以奇禍先生查覈積逋百餘萬引除所司侵盜劾寘於法其餘悉與蠲除方是時復命者先謁瑾先生旣不隨衆又無所餽遺大忤其意然偵之無可訊也乃坐以怠歷不週止擬公罪又遇革免乃於法外謫判深州僅兩月瑾以逆誅轉陞南繕部主事方修 孝陵中官倚敕欲開横費一裁之以法視舊額省其半尚書孫公以是薦之敕使清理蘆洲大洗宿弊壬申陞刑部員外郎丁艱郡邑重其清素以祈莫遺之悉謝

去服闋陞本部河南司郎中諸滯禁過十年未結者慮其可矜力奏出之竟任內無一滯獄司寇張公每以戒諸司丙子慮囚湖湘多所原貸遂薦陞江西按察司提學副使江西士大夫重清議甚稱之己卯六月逆濠誕辰次一日變遂發二司官被械儀衛司後復移禁東廨兩偽千戶二十校守之以濠行守稍懈計約火甲奪門出因集城中民激以大義得捕守城內官杜茂偽千戶朱貞輩四十二人奪其鎖鑰一城晏如時汀贛巡撫王公守仁領兵駐豐城馳請入城已許其首功其所部奉新民兵卒往年招撫姚源遺

冦䣓乘亂夜掠燒蕩五十餘家先生將白之其領兵官畏罪先期諸之謂擒賊多出萬鋭非先生功竟以地方失守落職丁亥究核江西功罪始白其事獲賜章服致仕丙申子鍪任内閣中書舍人推封中憲大夫先生平生學務要領不事邊幅爲文莊重典則性復至孝有古人之行事同産三見有禮年垂八十神氣清朗聰明不衰尤以仁厚立心樂易可就高年令德坐鎮雅俗爲薦紳所慕郡邑利病徃徃就問之待宗黨尤有恩扶衰拯難出自素心平生樹立以清謹垂法子孫有不如其意者輒愀然不樂卒之日神理

不亂危坐而逝所著有龍江夢餘錄壺範諸書文集若干卷上海自創建來先生始修爲成志若干卷

江西按察司副使李公重墓志銘　侯綸

嗚呼是爲憲副遠菴李先生墓先生諱重字元任又別號邗江其先楊州江都人國初有諱信者以軍功授楊州衛指揮使尋以事奪職後從戎隷南京金吾後衛籍因家焉祖敬父全以先生貴贈戶部主事母趙太安人夜夢五色豸覺而生公公生五歲居隣學舍旦出嬉戲其中聞學舍子弟所誦論語孝經中語夕歸盡成誦稍長即刻勵爲學能堪人所難既從少宰儲文懿遊學大進以應天學生領弘治壬子鄉薦至正德辛未與寻同舉進士同拜官戶部主事時大

司徒爲九峰孫公擬試天下郡縣存積糧儲贏縮額
先生敷陳精覈鑿鑿可行雅敬先生焉河南山東流
賊猖獗朝廷命將出師先生分理軍餉有功賊平有
錦綺銀牌之賜明年奉璽書督賦兩浙端本振法風
采自持澄抉弊源人不敢易時鎮守劉璟所侵官銀
至二十萬計窖欲重有所遺以緘口先生正色曰與
其遺我孰若爲民償所負以足國璟知不可犯盡以
所侵輸官自是人皆曰鎮守且不敢爾何況我曹故
兩浙宿負當先生時所徵完百二十餘萬爲前後之
所希有事竣轉本司員外郎進郎中旋擢守德安德

安部民會有告讞郡校豪橫不法者先生直其民悉
貫如法不少貸以是坐深構者再事白後擢爲河南
布政司經歷司經歷量移南陽府同知凡若干年用
大臣薦復起家工部郎中巡視河道陞守九江至九
江未兩月陞江西按察司副使持憲愈厲先生性故
落落以阿順上官風旨爲耻坐與上官不協事聞方
擬調用會明年壬辰考察上官與先生不協者當其
事竟擬先生老致仕云先生在官者二十年未嘗一
日律已以恕亦未嘗一日假人以法非其義者雖千
金之貲不以爲子孫累其唾而不受於懷也不啻毫

毛與糞土義之所當爲者雖匹夫匹婦之寃殺然以身任之也王公貴人有所不避去德安而之河南之日士民哭送出境迎其主生祀於名宦祠中久而民猶有感泣者語在大理帚君商臣去思記中曾以南陽同知攝郡事爲民興除不異眞守民以李青天稱之焦員外希程者所爲作青天公傳也平生所辨寃獄在在有閩南康有立廟廬山歲時祀以報公者至今猶有口碑存焉可謂能保民矣藩王至貴也朝廷親親之恩至重也先生自分七尺之軀以庇其民自非 天子仁聖優容豈罪止於謫譴先生可謂遇主

矣尚書廖公以中丞巡撫見先生於德安知其事欲調先生以長沙固辭乃已其以經歷署睢州也中丞王公董特疏薦為異材丁亥元日風霾之變大學士楊公一清奏言宜錄用守正被謫之臣吏部首以公名請及其歸老之後中丞易公賛猶以田野遺德官之朝則先生不為不見知當世之士君子矣然世之人竟不能容先生先生罷歸於耳目筋力未衰之時何也使先生稍貶其道於憲副之時雖不至失官然不足以見先生使當時當路大臣遇先生于德安河南之時亦未必不能知先生如前此數公然則于先

生何憾哉始先生舉于鄉時家貧歲教授生徒以供
甘旨親没喪葬一依于禮一日於損菴梅公家有風
木之感因痛哭不止人爲動容及其歸老而貧如昔
至教授徒高淳溧陽之間以自給尚書霍公韜欲以
所毁淫祠爲修葺草舍之資辭欲贈以廢寺田又辭
易簀之時有奉先人遺訓拳拳以不爲不義戒其子
其一爲先生未仕之前其一已仕之後與死生之際
則先生之著于平昔者豈有一毫繑激于其間哉卒
之日爲嘉靖戊申六月一日也距所生成化己丑五
月二十二日享年八十

江西副使薛次公甲傳　張時徹

薛次公者名甲字應登號畏齋江陰人也厥考曰浮休公章憲負不羈之才有輕世之志倚馬命詞藻黼溢發其於榮名拾芥不啻也而早捐仕籍抗跡烟霞希仲長之樂志若王符之潛夫意與所屬輒輕數千里而赴之無留難者公受過庭之訓方在舞孺已了解古文詞矣已又厲志作聖之方日尋繹聯翁之學動以爲準因以畏名齋比淡青紳云嘉靖壬午舉於應天己丑舉南宮觀政禮部時河間李尚書試諸進士以時正論公獨冠其曹遂籍有異譽會選臺諫輒

授兵科給事中蓋異數云公遂四上封章以匡違拂而其末攻排異端尤力時方士邵元節以左道得幸親爲肺附與貴溪夏相國表裏爲奸怒公之齮齕之也甚其黨饒秀劾公競進佞諛銓部謫湖廣布政司照磨當是時公以所學驗諸行事有未盡合益取象山陽明遺書而參伍之合異爲同反博于約充然有得也壬辰陞浙江寧波府通判此兩職皆蓋世所稱散曹也公事不避難歷試輒效而詰奸戢良尤爲華亭人曰世恒病遷吏偃蹇任使罔功食祿奉上不當如是耶乙未陞保定府同知丙申陞四川敘瀘兵備

僉事其地固戎蠻之所都也猺嗞忚䋕鬭鬨無虛日命吏率以夷委之公曰是不行政乎登齒雖題訛非吾民者乃興利除害寢兵息爭解家撤累世之讐靖永播方面之患談者多焉庚子陞江西按察司贛州兵備副使大張法紀振剔宿偷誅葉廷春之負固拓羊角水之堡城而民始有適宇矣他如清屯糧之隱蔽却鹽稅之羨餘立小學以教新民議關梁以防部伍峻防屯畫潦禀一方之保障不徒炫飭目恭已也時分宜嚴相方貴寵用事而其子世蕃干紀亂政燕然日月公治與之降諸作奸犯科者率藉嚴氏為城

社而公直行一意罔所顧忌苞苴問遺又絕不與通由是大忤嚴氏而欲甘心焉會大弊群吏風言官拾遺罷免知者駭焉曰嗟哉秉國之鈞獨柰何求多於善人乎公語其子曰物以不材得終其天年吾骯髒之性不能適俗若冒進不止必有殺身之禍今得正首丘幸矣幸矣公既歸不自給乃與家人計口授田自食其力樹藝隄防曲盡方略所穫率倍他農治田之外一無他營家居不入城府縣官涖任始一修謁有以公事來咨則吐其衷應之曰庶幾小補於邑里耳辛亥以後倭寇陸梁恭于內地公請築楊舍之城

悉諸鄉之堡守君山之險採團練之兵嚴選將之法
平糶豐可行至於表錢尹之死忠葬死綏之群族捐
家累以食寓戶用寓計以破內應白庫役糧役均僱
之大弊規水利之興復皆人所扼腕與歎者也晚節
務斷家事一切無得關白蓋其神識有所寓也公嘗
言平生受益者三友一曰貧二曰病三曰患難貧故
知節用病故知保身患難故知處世學者未有不由
此而能有成者也平居無所容待妻子如嚴賓侵晨
必入家廟肅揖次至賓館子弟後至者呵責之常曰
人五倫爲大故凡倫理所在必本諸心以求至當如

讓先世之產於伯氏群族子弟而教誨之特其一二大者耳公自少力學老而不衰眞於忘食忘憂者無異而尤篤信象山陽明之遺訓故其言曰格物卽所以致知愼動卽所以存養成物卽所以成巳無暴卽所以持志與夫一在精中貫在一中約在博中恕在忠中皆合一之旨此意了了則六經四書與夫大而乾坤細而毫芒無非此理皆可一以貫之此學之所以爲易簡而非遺棄物理自討便宜之謂也其他與同志辯難生徒授受不下數千萬言備載各集今其傳者有曰易象大旨曰四書口義曰心傳書院講義

日心學淵源錄曰藝文類稿曰藝文類稿續集海內聞人若鄒東郭氏歐南野氏胡栢泉氏羅念菴氏唐荆川氏林東城氏蕭鶴皐氏錢緒山氏王龍溪氏何吉陽氏萬履菴氏管南屛氏朱近齋氏林艾陵氏趙延陵氏皆公所與遊講明斯道者也論曰天下將治而人尚行天下將亂而人尚言今之談道者其尚言乎尚行乎余不能一一知之矣若薛次公者仕不毀操處不隨俗推講說之緒言爲制行之集的謂之尚行非耶諺云桃李不言下自成蹊余故表著其事使後之論世者有所考云

江西副使葛公廷章墓志銘　　許穀

曩余濫竽文部嘗知椰泉公比視學江右公適擢憲副繼至遂得為同官乃東西接舍出入並與講德議政各吐肝肺蓋由由焉若平生交也今年夏公遘疾非奇痗忽不救余行部歸拊棺臨痛哀不能禁嗚呼仕路投交非可指數特艮知鮮遇耳乃今既遇輒又以凶折天閼不使永好豈不傷哉按狀公諱廷章姓葛氏字朝憲別號椰泉其先句容人也國初封肅王於蘭州公七世祖某隨侍遂為蘭州人公少負奇穎潛心墳索年十三即游藝泮學卓有儁名長之逸氣

凌駕時哲視功名顧唾手耳乃三十猶不第公曰豈時命謬抑操習非耶於是益肆力窮討靡間昕夕有晋賢下帷鑄硯之勇嘉靖丁酉中陝西鄉試戊戌連舉進士觀禮部政旋授行人奉詔列藩守法惟謹忠勤清亮名益褎然起也辛丑選戶科給事中數奏詳核規諷明讜其彈擿務持大體不喜攻訐巡察內廐裁華冗靡尤多甲辰鳳陽缺守銓部以京輔劇郡又中都皇寢重地非公不可乃疏題使往比至郡歲適大侵群盜蜂起衆方議撲滅之術公曰此良民也特奪於饑寒耳不如諭之便遂懸榜境內曲示禍福群

盜各警悟引去境內始安於是計口多寡發粟賑貸
饑民多所全活其子女散鬻者往往捐俸收贖率樂
聚如初蒞任三載訓農勸學興滯剖壅百廢具舉號
稱良牧又書疏帑庫羨積千朝數至累萬盡解民部
大助邊餉公蓋畧無所黜云丁未陞江西按察司副
使分道南昌南昌簿牒填委訟獄詭健公防範既精
剖決尤慎奸欺內息請謁外屏以故疑讞競白平反
無寃頃刻之間洪都改視然文非深刻政皆簡重人
莫不畏而愛之既抱疾偃牀猶批駁如素卒正襟危
坐順命而化嗚呼若公者豈不謂處國如家死而後

已者耶公稟性沉毅守已端恪孝弟成于閨庭仁卹逮于姻黨且爲政不苟律下孔嚴入仕十年所在以公清得譽長者見思加以方面廣賴嶽峙雲立咸謂其有台鼎之相乃大用未階中道而殞天之予奪焉可究哉公生于弘治甲子卒于嘉　戊申得年四十五

江西按察司兵備副使沈公鏊墓志銘

康泰和

公名鏊字大新少好學工屬文每試輒冠多士領戊子鄉薦登乙未進士拜興化府推官興化繁庶甲閩中刑獄諸務簿牒填委豪强依憑城社未易窮詰吏民仰視側睨公為之如素所熟細析毫毛精中膏肓所造至前情輒披露公既善擿人微隱又惻怛懇款不以得情為喜故不鈎摘而刑自清不峻厲而姦自戢間攝莆篆適歲饑公為開廩發粟勸借平糶以濟之催科急甚公力白當道權宜從緩需補秋成海壖

數決頻海之田盡沒既理旋壞公歎曰堤以爲民顛反勞民于是躬親督視拓狹以廣易土以石雖颶風陡作而凳鑒完固恃以無虞漲有新畬防無溢水一勞永逸民比於邵棣范堤云其盡心民隱類如此都憲巡臺相還薦奏公才可大用而公亦以考績行矣民遮道泣留不可則共乞公所持箠以去建仁風亭勒石紀頌比甘棠之思焉庚子擢南京工部虞衡主事榷稅蕪湖榷稅故毛細易汙爲之者往往矯厲苛核激其跡以自炫而無藝之徵頗沿襲不改公至首除浮梁之稅爲鑄者三一府堂一在門一預縣商之

輸稅使自取三籍書之及上計即以是籍上不更籍公至數月額稅僅十之二當事者素知公賢以歲額不及爲公懸寄勸稍益之公曰什一法也法可易乎率不益商賈服公廉明至惟恐後稅反浮于額人益以是重公甲辰遷都水員外郎督兵部職方郎中奉
詔選士稱旨尋調武選郎中是時武職嘗考課尚書南塘宋公以爲非公不可請于朝故有是命公矢心精慎藻鑑明清軍政肅然一時稱得人云丁未擢興化府公舊治也吏民素諳公政教奉法循理不勞而治僅四月以憂去服闋補知延平府公下車詢民疾

苦厲精政理躬節儉以甦坊里均羨緡以舒驛傳括
冗蠹以清完庫置徼軍以修火政至若葦舟稅擿楮
贖惜民力愼軍儲不可殫述語在遺愛碑中而尤加
意學校表厲名教課諸生以業躬督勸之獎飭髦俊
後皆成大名並所素課豫識士也剡薦交上擢公江
西按察司副使奉勑兵備饒州至則嚴飭衛所懲怠
勞勤咸有成法俄而疾作公上疏固求解職待命久
之未下時江中劇盜數出殺剽掠爲民害公不敢以
疾固緩圖應募集精勇親授方畧晝擒獲之淮府奏
討長巷週側還民復勒民私自買之爭久之不決公

謂既革則不當入之府已責則不當歸之民宜准律
官收其利以給府婚嫁喪葬費而民間無名之賦賴
以省其經畧周詳推此可知也未幾公卒民相與呼
號涕泣赴公之喪曰公盡瘁急吾人之病而公殞以
病捐吏民耶閩人亦千里赴之喪還自縉紳大夫及
閭閻田野咸走哭盡哀閩人列公治行得請當道祀
公名宦而嘉人亦相率上公懿行於監司祀公鄉賢
鄉評之衆人無異辭去後之思沒有餘泣斯亦可以
徵公之德也已公內行脩飭于天性尤篤事親順志
承顏孝養備至居喪哀毀踰禮孝感鄉閭伯兄早世

敎姪使成立姊貧不能給迎歸養之待宗黨姻戚肅雍而和扶持周䘏委曲備盡其用意篤厚在人倫風敎之間非貌爲惇洽而情不至者也居常不以賢知先人然與公遊者莫不敬讓之與人交溫溫若恐不當其意待下好掩其惡而揚其美人皆樂其長厚至於利誘勢怵則屹然不可動也典郡將所行諸善政都郡莫不師放爲之然不言而信不嚴而成事咸泰功而名實惠則惟公能之他郡莫曉公以何道致然公又閑舒自信非挾數挾智如世所謂術者亦其坦率眞剛誠款動物有以得人之力人人之深也蓋

呼若公者雖使所稱循吏古篤行君子亦何以加焉

江西按察司副使吳公源墓志銘　茅瓚

公諱源字宗乾別號龍江其先自汴從宋南渡家錢塘上世隱德弗仕至曾大父士寧始以其少子誠貢爲右副都御史生子謙授徵仕郎謙生濬松江府同知濬生公公生而茂異既長內奉松江公教外與其兩叔父參政公璡御史公璠相摩切學遂大成弱冠補郡諸生以文高當廪會同舍生年老輒讓之惟益務讀書如故每學使者臨校藝往往置高等嘉靖戊子　上命選朝士有文學者出典省試而長洲陸浚明無錫華鑰啓兩公者實司浙得公文奇之以禮經

第二人爲戊戌中會試式及廷對下筆數千言上覽之賞其切直賜進士二甲第三人授工部虞衡歲收諸所輸纖若軍仗當事者惡其濫惡輒鹵潰而刀碎之輸者大困及公以膏硃印識纖兩端以火烙印識軍仗濫惡者不得行而民免於困荆州劍推稅當事者易以垢壞公受命往権滿歲卒以無羨尋進屯田司員外郎會太廟役興江淮運木者多後期不至上復以公往効慢吏詔械逮有司震恐事遂集然勢家亦以此忌公迫遷公遂得廣西僉事閱歲有追敘公勞者稍改江西其廣西時兵部尚書惠安張公寶

總督其地負才望察吏少當其意者及見公獨折節下之入參謀畫出董師旅多以屬公時屬郡劇寇掠人妻以邀厚賄官兵不能制公用間擒之并滅其黨及從江西行部至南安方解嚮即按治知府某不法事某即日解印綬遁去贛故所招新民互格殺會有以反告幕府議以兵往公謂作殺新民故事耳激之則易以蕩亂不如遣間諜探之幕府善其策果如所料民得免於兵遷福建布政司參議福道里固遠阻京師令歲出其所徵易輕齎市諸物以輸而所市物利害相去或倍蓰管輸者倘值其害即破家不足償

役益遝不赴公至三分其事爲上中下以極利無極害者中則自爲一等無所與輸者趨便而役益集久之會御史某以清軍至福檄公厚聚賂以貽所趨附公却之改遷江西按察司副使舊僚在福者或勸公遜謝以釋其恨公疏却之乃竟以是被擠而公方厭仕進冀以老歸卒亦果如公志而公仕江西職兵務其處置尤備令鄱陽湖中令沿境遞護客舟使盜不得劫即偶得劫勸其地使羅獲不獲則罪之盜遂衰息亦其一事也公爲人謙厚簡慎孝友惠慈貞亮明允故於家於鄉於官靡不以德稱至於窮研博極稽

考作述則又爲當世學者之所宗云晚歸龍江書院老其中鄉大夫士造請無虛日學宮憲老郡侯鄉飲得屈致上賓以爲重迨其歿諸生爭走請列祀鄉賢而督學范公亟下其議令所司報行噫可以徵德矣

江西提學副使金公賁亨墓志銘

洪朝選

公名賁亨字汝白清明醇夷剛介端重得於天稟自少即知爲學絕去外慕不以富貴利達動心台境僻山海風氣完固與他州郡不類自國朝來踵有名人其氣節視古夷齊逄干之流先生生其地故亦以名行節操自砥一日偕其同郡友應公大猷遊南雍遇海寧許杞山爲同舍生論學豁然大悟乃知向之所學者名檢爾自嘆曰是豈名檢足盡乎朝夕過從以講論咨叩爲事杞山者許公相卿也以學行著於浙

中先生既知學問大指於是㲉然以聖人爲必可學動止作息語默酬應務與學俱嘗愛横渠一時放下則一時德性有懈初學當以心爲嚴師及伊川整齊嚴肅則心便一之語日用工夫莊敬嚴密言動有紀細過必錄諸儒論學方要有籍以求至夫聖人之地蓋踐履既篤德性堅定矣而先生之心不自以爲足也及留曹謁告屏居數月取明道延平二先生書反覆潛玩若有會於心嘗一夕夢明道伊川二先生在坐先生請前拱揖伊川起謂曰家兄最好工夫覺而大悟乃知前日工夫用意過苦責効太迫反入於銳

進助長之病其於澄然眞體似未有悟入處由是爲
學一以明道爲宗默坐澄心體認天理一意涵養體
認勿忘勿助久之端倪呈露靈明畢照隨遇順應不
倚色相不加擬貼眞趣日融內外合一矜持者裕莊
敬者舒於明道所謂不須防檢不須窮索延平所謂
洒然冰解凍釋處不覺已優入之矣教人而必先之
端已範物由身以達諸言其所建立章程施置規模
大抵主於崇禮教惇俗尚端蒙養不爲彌文末務而
推明先賢之道以繼前哲表章儒先之言以淑後人
意惻如也在楊舉行四禮條釋奠儀新樂舞斥大僚

之冑祀賢祠者黜無行士之竄籍授例者在貴陽未久而遐陬丕變在閩發明晦菴之學本之延平豫章龜山明道具有本末端緒其始人士習溺舊聞尚未之信先生旣闢道南書院以崇祀五先生復記其說於書院之碑刻五先生之行述語錄載於道南錄中由是閩士始知晦菴之學師承之所自也明道嘗以敬而無失發明喜怒哀樂未發之中而龜山之教亦令驗道心於未發厥後豫章延平晦菴畫一相授迭衍以光又因羅李二先生之從祀疏於朝曰李侗宋儒朱熹之師也侗學于羅從彥從彥學于楊時時學

于程顥嘗送時南歸爲人言曰吾道南矣顥豈輕許可者而獄以此稱時所傳于顥而以授從彥者即濂洛諸儒所以維孔孟之統者也又曰五先生氣象稱述於門人弟子者如明道之表裏洞徹莫見瑕疵如龜山之終日不言容然而飲人以和如豫章與人並立而使人化如春風發物如延平之氷壺秋月瑩徹無瑕如晦菴之心度澄徹瑩無查滓特爲表章參驗考證源流統緒灼有明徵又擇其志向尤異士子聚之養正書院相與推明洛閩微旨在江右優選屬郡志行之士群之白鹿書院中親與講論聖賢爲學次

第明濂溪過化之由究鷲湖同異之旨所以開發成就之者極其懇切士人多所嚮風而惜其不久也其他居刑曹僉臬憲本人倫天性以斷獄不專專爲吏吏法家事而於貪吏豪民之虐民敗宗者則痛裁以法一不少貸也先生天性至孝自筮仕至休致未嘗離二親側事繼母陳安人極其誠敬年五十丁陳安人憂執喪愈謹三年不入私室弔客待以疏饌禫塋不用浮屠傳家以忠孝勤儉教家以冠婚喪祭表祖先迷失之墓立宗人會祀之祠置祭田撮祀事修譜牒纂世德率子姪謁家廟遇祭祀雖嚴冬甚寒必淋

浴齋戒至老不異處暗室如公廷對妻孥如賓客薄田數十畝僅給饘粥皆先世所遺而未嘗輕受人一介之餽衣服冠裳必遵古制起居食息具有常度雖造次顛沛未嘗少變於平時也雖可怒可愕未嘗少萌於形色也居鄉非大禮足跡不入公門而於民間利病先哲道脉孜孜盡心如辛丑海潮之變言于郡縣所全活者以萬數晚歲尤喜讀易因書其所自得為學易記其於大學中庸亦有成書至論晦菴之學原其三變象山之學明其非禪則皆近世儒者之所未及於本朝諸儒獨推尊白沙以為合於聖學為之

擇其要語以示學者若先生者可謂道德之完人儒
林之先覺者也有學易記學書記道南錄大學中庸
議象山白沙要語台學源流之集臨海縣志皆傳於
世先生生於成化癸卯距所卒之年月日享年八十
六臨終戒子弟嚴終事一如家禮無一語他及子四
人立愛衡州府知府立敬福建提學副使疏羅李從
祀于朝雖未報允而君子以爲能繼先生之志立付
南京武選郎中

副使汪忠愍公一忠傳

汪公一忠字正叔歙潛川人也其先唐封越國公者家績溪至宋叔敖徙歙明興曰彥仁次珍以行誼著里中次珍子存道娶方氏是生正叔存道封文林郎河南開封府推官贈奉直大夫工部郎中方氏封孺人加封宜人皆以正叔貴存道家自大父賈子孫修業而息之積累羸利日有所起乃存道思以儒起家授正叔古人書讀之孳孳亡倦有篤行之志蓋自爲諸生時已裒然稱髦士矣已而入爲博士弟子所游知交多四方知名士以故博物洽聞通當世之務應

紳大夫游其聲者曰衆正叔應京兆舉中選時　今
上之十六年丁酉也二十三年甲辰登進士第始仕
爲開封推官洞達政理恢郭有大度亡苛察其奸法
者一亡所縱舍河南杜氏殺人當抵罪吏故欲出之
杜知正叔必讞死乃行寶玉存道所存道叱之曰若
賂我乎必眞殺人耳天道甚明可欺耶正叔聞之寘
于法嘗微知鄭亭老人陰殺亡辜欲按之亡狀會行
郡老人謁正叔目攝之屬有訟老人他罪者正叔屬
辭曰老人有重罪顧不訟耶鞫之遂得殺人狀老人
伏辜餘皆股栗郡中人愈益賢正叔三十七年己酉

遷刑部廣西司主事正叔業已報政去郡聞父喪中道歸後三年　如京師乃補前官曹事且簡諸尚書郎得借事文藝是時山東李于鱗李伯承吳與徐子與姑蘇王元美番禺梁公實楊州宗子相瑞州況吉夫楚人高伯宗劉子成咸以文章相命正叔摘詞古雅不作近代語蓋斌斌然稱于藝林矣　上城京師改正叔工部主事俾董其役明計算商功利工速就而財用省　上嘉之三十三年癸丑遷員外郎尋遷郎中蘆溝橋水溢決河堤害民甚　上命正叔治之至則水乃大溢乃將完故堤增卑倍薄財役用節人不

告勞三十七年戊午遷江西按察司副使海寇起吳越閩廣閩且暮且及正叔議練土者兵備之會廣賊刦掠部中遂議出兵或謂我兵未合願少須臾也正叔慨然曰賊烏合耳我兵怯令賊益張至不可撲今斂衆自固計得矣如民何吾不忍乃督兵戰賊覘知兵少不習戰以其衆至不可支中軍請左次正叔斥之曰食國之祿而不死其難豈忠臣乎乃躬自格鬬矢中二賊一賊前復援刀斬之以死遂遇害妻宜人程氏聞正叔死自投於井家人援之出不食者數日或曰夫喪不待非禮也乃強聽食爽歸六日不食以

死事聞　詔贈公光祿寺卿諡忠愍廕子居敬爲錦衣衛百戶程氏贈淑人並賜祭葬立祠夫正叔以忠義死誠知所處矣宜人感慨不食赴死如歸雖古烈丈夫何以加哉知正叔刑于之化素矣子居敬居功居業居朝皆讀父書世其家

九江兵備副使陸公州傳

陸州字汝行海寧人嘉靖甲辰進士爲人貌優弱不能勝衣至遇事剛斷敢爲卽貴胄不可奪嘗以南昌校官典湖廣鄉試故事校官處簾內乃品題之權御史多屬之簾外州旣默默不自得比定解領諸校官與御史俱坐至公堂州偶抽中式二人卷閱之頗紕繆州起袖二卷憤之以詰御史御史不能對卽爲轉易二卷同校者懍懍咸服其持正已遷刑部郎出守常德會鼎建 三殿湖北木運孔棘部木使某者頗乘勢爲奸利民間騷然州至爲調停差撥以陰折其

非一時屬路賴以按堵先是榮濟嘗請郭西濱江地
租而併稅艫筏之泊埠者久之中官愈益横索或闌
及經行艫筏商人苦之州廉知非例下令禁治之中
官惴惴憚州自是相戒歛跡郡受沅靖五溪諸水故
築土堤扞之春夏水暴土蝕則兩崖之間不辨牛馬
州請易土以石募民貲銅幣金爲長堤百五十步高
四仞廣半之潦至始不爲災縣官以賦則淆混徵歛
無藝良民或倍輸之稅乃強黠者終身負責漫不裁
省州戒民毋入城納稅第置衙璽二籍鈐發盟印歲
令沿戶按額取之而納戶得以所納期限稅目自註

於籍月終更互考成之完負悉有稽覈公賦大辦常俗不習爲商歲亡論豐歉殺一入亟圖貿商金以償官逋不且賤售富家因而爭時趨利故左右數從史縣官願留穀防饑便毋令販而出境州嘆曰此豈爲居積豪地乎民無金無賦無商無金柰何坐自窘東耶遂下令曰敢有以遏糴爲言者置諸法自是商民得通易有無驩然稱便州治郡三年不爲恒赫可異之政惟務約己愛民他如均傳費奬士類歷賑恤每事必爲之區畫期於奉法循理而已後以考績行尋擢九江兵備副使民生祀州于城北又一二年丁內

艱卒於家訃聞郡中父老率子弟朝夕哭祠下如

喪考妣云

江西按察司僉事馮公本清墓表

李東陽

浙之餘姚有僉事馮公者諱本清宋樞密使京之後曾祖通義祖彥誠考伯泰皆隱于鄉公生于洪武元年少學春秋游縣學膺貢爲國子生授湖廣道監察御史在壬午之歲蓋三十五年也永樂甲申奉 文皇帝勅同錦衣衛刑科官撫蘇松常三府長洲有猾盜聚至數百人督兵擒之同事者欲槩論大辟公不可奏誅其首惡十餘餘差爲五等皆得不死上海行臺有淫祠爲尊前御史輒避不居公入而毀之妖遂

息弛如按贓吏振士風善政尤著再巡四川北肅亦如之都御史顧公佐重許可凡臺議疏奏俾閱而後行庚寅扈從北行歸辛卯考績擢福建按察司僉事分巡漳泉諸府兼理海道庭無留案雖死獄必審平反甚衆府歲輸番貨百萬而非其產公請半折鈔以甦民力建寧大水溺者爭附樹木蔽川而下公聯百艘爲浮梁截流拯之活數千百人會天變陳時政甚見嘉納時遺賦繁重廷簡方面官分道徵之公得太平諸府以民貧不忍督迫善爲撫諭民感激爲之稱貸以輸僅踰月而畢事宣德丁未改江西巡饒信諸

府與御史俞謙錄囚安仁方佐事忽得風疾端坐而逝俞督官屬治棺斂歸其喪葬焉年六十矣其爲人孝謹廉直不苟爲趨避久且不變嘗自號曰介菴人亦以是稱之

江西按察司僉事陳先生璲墓表　王偁

先生姓陳氏諱璲字廷嘉台州臨海人也先生生有異稟自少有志聖賢之學比長益深造詣永樂戊子浙江鄉試己丑會試名皆在第一時　車駕巡狩北京待對橋門與蕭公時中輩倡和有橋門聽雨詩辛卯廷試賜進士出身改翰林庶吉士未幾坐郎中盧信士繫獄遘劇疾弟琛入侍因感疾卒先生哀之終未嘗歸怨於盧久之事白授檢討預修五經四書性理大全參攷漢唐以來儒先之說折衷之而一以濂洛諸儒爲準書成以疾乞歸就醫杜門却掃者十五

年方嶽大臣咸禮於其廬郡守程侯賢周侯旭鑑尤敬事之民有畋某者以貧故誤罹於法程欲寘重辟賴先生之言得減死周用法尤嚴頑嚚弗率者多杖殺之民懼求悛改周猶欲察其既往先生曰改行從善此在小人所難而猶有不免恐絕其自新之路頑民聞之益感愧圖自新閭里有訟求一言爲決士大夫不幸無過而幸不見棄於先生蓋雖投閒置散而能以善成其俗正統丙辰禮部聘同考會試竣事乞歸執政薦起之陞廣西按察僉事敎提督學政纔五閱月嶺南數千里風化一新丁敎諭公艱哀毀骨立

廬于墓側服除改江西江西士類素景其風爭自磨濯以求見錄學宮舊有文昌祠悉命撤之滿三載懇乞休致既抵家益謝絕人事惟以成就後學爲務前及門者多去爲聞人顯官推其平日所得於師者以用於時以不畔於道大率其爲教以躬行爲本不徒在於文詞之末也先生博通經史爲文章典則爲詩亦雅澹無綺麗語所著有集若干卷行于世先生家素貧而事母極甘脆母樂其養以壽考終而先生亦年踰七十矣晚年家益貧然急於行義嘗戒諸子遇貧乏者亟隨力賑之不必計其多寡若須富而後行

恐吾儒終無濟人之期知縣孫振望嘗往見先生顧其廬敝欲爲葺治且請令庖人繼肉先生皆峻郤之惟以毀淫祠除宿弊數事爲言曰使一邑安則璲也受賜多矣天順甲申　今上登極詔進階朝列大夫明年成化改元正月癸酉先生卒春秋八十有二

僉憲楊君太業傳

程敏政

君楊氏諱太業字崇仁其先居湖廣麻城至君高大父德言元季爲統軍萬戶有事于蜀因家鄷都曾大父文興父弘道仕爲邑之訓術通諸家頗識鑒嘗幼異君曰此子當不凡遣入學爲生徒而勖之君果穎出流輩業精行成思亢其宗以天順丁丑舉進士鄷都邑陋僻國朝舉進士自君始君爲人剛直而宅心恕每思爲有用之學故遇事可不可即勇待之未始以人言自沮也筮大理評事所讞獄必反覆參驗得其平而後已時廬陵王恭毅公長大理慎許可更官

屬十餘人儁才君可大用值有詔大臣各舉所知者
公即以君名上升江西按察僉事江西民譁訟繁君
治之不勞而辦嘗行部九江寧縣盜猝起攻略郡邑
殺將吏衆相顧愕眙計無所從出君不動曰是惡能
爲徐按簿甲士躬督之與格大破其衆禽其首羅萬
珪及黨與三十人未幾盜復起九江君馳往掩捕之
禽其首舒原一及黨與七十人南昌豐城爲萬珪餘
孽所苦君戒指揮王鏞密捕獲之凡五十二人自是
所部帖然無敢倡亂者南昌有權貴人被盜其壻誣
訊家數十人君察其狀盡釋之衆危君君毅不顧曰

某不能以民命附勢也久之眞盜出危者皆愧君建昌莠民楊洪三武斷鄉曲以盜誣朱槐等二十八人死且半君辨其誣而寘衆于法闔邑稱快九江衛百戶田春與巡捕指揮李貴不相能貴知御史金忠素剛嗾盜引春春不勝搒掠誣伏君獨疑之以白御史石玉玉視案曰成矣時多憚金無敢爭者君即日上其事事下立雪春等十七人問者壯之君既以洗冤擇物爲己任不能俛與人婾婀遂大忤權貴人以成化甲午致仕去去之日吏民數千人乞還君當道者方謀所以處之而君有決志不留矣君歸蜀鄉人莫

不高其節然君亦不能恝然忘世凡鄉人孤弱而爲奸媒理直而爲暴令所錮者君必爲言上司曰某也冤某也横其言一出于公上司亦敬聽之冤者得不死而横者斂迹君事親孝一第後卽有父喪哀毀盡禮家饒于貲而喜施賑窮濟涉揮所有不吝君在江西貴溪高都憲上達嘗贈之文稱曰偉丈夫其歸也南昌張太史廷祥大書其行卷曰林下一翁而序之兩公亦近世聞人其言殆可徵也　論曰世率以爲刑官少仁故多不利其身與其後者是大不然刑所以輔世之治而濟夫仁者非以示厲也彼冤者釋而

恭者伏其辜皆仁之用而諸刑官少仁何哉刑官少仁固繫其人而豈先王制刑之意哉若楊君爲刑官中外十餘年所全活旣衆而又進退以之亦求不失其本心而已然壽終名完而有子世其業將充裕而光大之利孰甚焉吾思世之論刑官者怠于仁以爲利而弗之省也故爲之立傳君以弘治甲寅八月十六日卒年七十有三子孟琦陝西華陰縣丞孟瑛舉進士爲刑部主事其言議操履有父風

江西提學僉事前翰林編脩黃公仲昭墓志銘

林瀚

予友未軒黃先生以正德三年十一月一日卒於家公出唐御史滔之後勝國時有賢學教授曰大有者公之高祖有封工部主事曰文圭者公之曾祖 太宗朝有曰壽生者以翰林檢討爲纂修五經四書官公之祖也考子嘉爲東鹿縣知縣公諱潛仲昭字以字行未軒其別號晚更號退嵓居士世家莆之東里公以天順丁丑補郡庠弟子員己卯舉鄉試第六成化丙戌舉進士第二甲被選入翰林爲庶吉士丁亥

拜編修尋外調爲湘潭知縣又復內移爲南京大理評事歲癸巳陞寺副弘治庚戌江西按察僉事總學政歲丙辰致仕歲乙丑詔進階朝列大夫公十五六時即篤志古學爲編修甫三月與同官今大司成章德懋檢討莊孔暘同以燈疏忤旨一時士大夫有三君子之稱先殿元羅應魁亦以修譔言事謫于是又有翰林四諫之號公謫湘潭時給事中毛弘等亶公等公與德懋又同得前大理之命寺之直堂守門隷卒率皆取其直而逸其人上下相安以爲故常公謂義不當得竟不取評事納薪者倒二人同官者

援京例擬增一人以　上請公與德懋曰吾二人在
罪謫方省愆之不暇敢議是哉不署名今不署名但
日得之亦不敢受也時有臺官縱子弟不法論者曲
庇之公不許有富民兄弟相訟其家器物多干法當
沒入官富民廣交游論者亦曲庇之且陰私善公者
公請公亦不許戶曹屬吏有爲監倉大僚所構陷者
公曰罪下官以媚大吏吾不爲也亦不許又有數人
同爲強盜不得他財物惟得一婦人去相與汙辱之
後覺捕之論者坐首惡一人大辟餘以未得財從末
減公謂人與財孰重既得其家一婦人且辱之且捕

之謂未得財可乎亦不許凡所不許者皆反覆辯駁務盡其情所司亦多是公卒歸於正由是平反號多而忌公者亦衆矣三載秩滿請歸省既歸半載之間怡愉膝下東鹿公與鄭孺人甚安之還官僅半載是爲歲乙未丁內艱其年十一月繼以外艱公之居喪也水漿不入口者殆數日其哭泣也恒夜以繼日人至不忍聞四年之間不離苫塊食惟蔬菜酒不入唇成化己亥服闋赴京遂引疾乞歸或勸之留公曰吾親存尚不能俯首取祿以爲養今養已不逮吾復何求所以必赴此者乞一明白歸爾既歸築室下阜山

中課耕植不讀書爲文唯日不足暇則與田夫野老徜徉談笑得美蔭則共酌不惟忘其貴且忘其貧鄉黨間以關節求者公甚拒之久則胥相信不復至矣一日廣東提學缺太學生儲進等乞起公不報弘治改元御史江洪以公與倪愍孔暘皆宿學當召用上許之至是公家食者十有七年矣三原王端毅公起爲吏部奉 詔起公令所司以禮敦促歲庚戌至京公參謁吏部報入端毅公及門迎之以賓禮揖讓升堂相向再拜縉紳兩爲之既而端毅公注公充纂修 憲廟實錄官以洄大用當道者皆公翰林時舊

僚以宿忌竟沮之遂有江浙提學之　命公之爲教也務先行檢而文藝後責爲屬諸生於唐虞三代之事有未知也於是有通鑑前編之刻屬諸生於朱子綱目之指有未知也於是有綱目書法之刻又以君子立身莫先於禮於是定冠昏喪祭之儀刑布以示後學至於考校之嚴取舍之公則不待言矣歲乙卯仍疏乞歸慮不得報繼以二疏得請之頃喜動顏色郡邑師生以禮爲餞公一無所受既抵家尋樂如故閩之八閩通志延平興化邵武南平縣志暨　孝宗皇帝實錄事目皆出公手公益精於校閱獎勵未

嘗以勞言用是精力亦盡於此矣公聰明敏達凝重純篤平生刻苦爲學書無所不讀務究道德性命之原不爲口耳章句之習作爲文章典重渾厚亦無艱深聱牙之語雖剛方然不至絕物雖含宏然畛域甚明無謔語無惰容身若不勝衣至於辨論古今商確政務則又犁然執議勇不可奪辭受取與嚴而真實苟爲非道一介無取其英英邁往之氣自其壯年已高視無前矣是以振策長驅略不顧忌雖觸逆鱗墜深淵未嘗少動其心及其晚年操執愈定惟義是視豈復知有路否機穽在吾後先當前却哉是以其進

也非苟祿其退也非避事孰得而輕重之哉公生宣德乙卯距今戊辰得年七十有四

按察司僉事陳紫峰先生琛傳　　王慎中

嗚呼士敝於場屋之業而固陋浮淺牿其心腑專一經以自業茫然皓首尚不能通其義以傳於繩尺之文又烏知所謂聖人之學哉宿革末生相尋以敝自虛齋蔡先生出乃始融釋群疑張主新意推明理性於字析句議之間以與前儒相統承夫所謂聖人之學者其端揭於條畫枝指於解訓要以詳夫場屋之業而其意則進乎此矣虛齋之學方顏士猶鮮能習其傳而紫峰陳先生生稍後自以其意爲前儒文公朱氏之學未嘗同虛齋之說也一日虛齋得其文於

故長史李木齋公所嗟異久之李曰此吾徒也盧齋懼然曰吾乃得此人為友足矣不敢為之師也於是先生乃介李公稟學於盧齋盧齋曰吾所為發憤沈潛辛苦而僅得者以語人常不解不意子皆已自得之今且盡以付子矣於是講為師弟子盧齋得先生而其學益尊蓋盧齋有託於先生而先生無所待於盧齋也先生之書布於四方家而有之學者治經求通於朱氏微先生之書如瞽者失相從貿無與倀倀然不知所如往士之專精自名所業以授生徒者往往為書其里者望先生之外潛而不見其門其高者

不能以有加也故其爲書矜名立號何啻千百皆滅沒蔽塞小行而不廣暫誦而輒廢惟先生之書焯乎昭布大行而久存雖與世相擀可也今書肆所板四書淺說易經通典是也嗚呼可謂盛矣先生姓陳名琛字思獻別號紫峰學者稱爲紫峰先生正德丁丑進士始授刑部主事乞爲南京戶部以便養轉南京吏部考功請告家居就家起爲貴州按察僉事調江西僉事皆督學政並辭不赴考功督學皆美官假令徊翔不去與韋挽而出又當有美於是者穹階峻秩當世有用人之柄者急欲得先生畀之以自詭得賢

之名先生乃勇退而堅卧無幾微遲回顧望之心世竟不得而榮之蓋爲毋太安人之養也篤於天性而不見有可懷之爵祿由其大以推其細則先生之學着於書者非苟能爲言而已也家居却掃一室俯仰其間察見消長於草木葩卉榮悴開落之際景象委蛇與物共得一枝一葉影映闌檻人所同視而先生茂對之趣獨遠矣時放於山磵水涯漁樵相問或寅緣原隰農圃滯談彼各自爲話言先生觀取感倡默有所樂不問其解否也絕跡公門監司郡邑諸大夫冀睹其面爲快注意傾下先生拆簡相報或報以一緣

而已亦不盡報也其有報不報惟意所到不視名勢
崇劣禮數隆汙爲度量也由先生之大推之既無可
懷之爵祿又烏有可羨之勢利可畏之毀譽而舒心
綽形以遊於世宜其浩然自適而一無所累也先生
在仕不久事功無所表見爲刑部好在生人不尋於
得情爲戶部謹於利邈不以自汙此皆砥行植節之
士所能不足以論先生之大也昔由求言志千乘之
國方六七十里之邦自課其用所以使民有勇而能
足者可計歲而見效何其確也若夫及春而制袷與
六七童子五六成人爲侶望沂而浴見雩而風此何

爲者然孔子喟然而深與者乃不在彼而在此其意可知也以先生之高使與曾點並時而生同門而學則鏗然舍瑟之對曾點必不異撰於先生而喟然之嘆先生宜越由求而見賞矣始丁丑榜得士吾郡最有名給事史筍江公于光僉事林次崖公希元中丞張淨峰公岳與先生並以經學爲海內巨工張公尤號爲閎博而傑於文給事公淡於仕進與先生同趣好滯一官以卒僉事公喜事功顚躓於世迭起迭仆卒無所就中丞公方據融顯事功爲　時絶出然林公悔其顚躓張公亦以酬俗成務爲多憂而恨道之

難行未嘗不爲先生之決而恭其淸也先生之書其
天趣極詣神機妙契在於言語文義之外而已至於
語文義之所存字謹其訓句詳其義顓名一門粥粥
然如恐涉他足而誤塗徑固與治場屋者設爲如是
耳其超然心會離去形跡而遺忘物累庶幾所謂不
枝葉於道而全其眞者由是以推先生之大然則論
先生者不徒有考於其書而讀其書者尚當有以求
先生也與

江西提學僉事汪公應軫墓志銘

諸大綬

公諱應軫字子宿山陰人也生有異禀風格秀朗弱冠補郡庠生慨然以范希文自期取學齋廩餼周宗黨之鰥寡無告者丙子領鄉薦丁丑會試第二人改庶吉士讀中秘書不入權貴門大學士毛公紀秉時譽欲一見之終不往已卯 武廟將南巡公抗言

陛下有南巡之意臣民彷徨莫有固志倘不即收成

命竟欲出狩將至於禍生不虞有不可以言悉者疏入留中不報復與同館舒公芬等七人上疏懇留有

旨聽門廷杖瀕死鐫事竣擬公戶科給事中在謫例
詔外補出知泗州泗爲祖陵祟地役煩而土瘠民惰
弗知農桑公至首勸之耕買桑而植之募桑婦敎之
蠶事至於今猶知隴畝蠶桑之業皆公之賜也 武
宗南巡鄒卒馳報駕且至他邑徬徨勾攝爲具民至
塞戶逃匿公獨凝然弗動或詢其故公曰駕來未有
期而倉卒措辦科派四出吏胥易爲奸倘費集而駕
不果至將柰何時中使絡繹道路恣爲求索公率壯
士百餘人列舟次呼聲震地中使沮喪公麾從人逮
牽舟行頃刻百里遂出泗境後有至者方歛戢不敢

肆而公復禮遇之於是皆咎前使而深德公駕至南都中使矯詔令泗州進美人善歌吹者數十人公奏泗州婦人荒陋且近多流亡無以應勅旨臣向募桑婦十餘人倘蒙納之宮中俾受蠶事實于治化有裨事遂寢　今上登極召復舊職去泗之日行李蕭然父老送者皆泣下立祠建碑紀其去後思巡按甯公欽薦劾有爲政以孝弟爲先治民以農桑爲本水清月白萬口一詞之語既入諫垣咸知遇恩思自效首論選后朝儀二事發端始謹微義甚至給事中梁本茂御史汪淵以言事罰俸公上疏乞恕言官開言路

踰數月廷議以公在館中偕舒修撰芬夏考功良勝萬儀制朝倡率諸官連疏乞留車駕爲一時忠良宜隆恩數以優之詔陞俸一級公疏懇辭願以補支言官之罰俸者雖不得請識者壯之時有奏王守仁報捷失實爵賞大過宜當追奪公上疏申辯謗忌者稍息刑部尚書林公俊以執法忤旨去位公上疏請留居諫垣一歲中連上三十餘疏公念親老乏侍奏乞改南以便迎養從之比至留都永嘉張公孚敬安仁桂公蕚同官南部方講大禮雅知公名欲倚以爲助議不合即上疏請遵典禮崇正統以安人心公既責

孝慈太后發引不當由正門至是復有此疏以此幾獲罪而張桂並大用出爲江西僉事執法甚嚴不爲貴勢撓乃其存心平恕遇死囚惻怛哀矜多所平反然毅介不能狥人會與巡撫忤疏乞致仕未報抵家築小亭扁曰集遂巡按江西御史徐公岱疏公文行名于天下忠孝尤爲著聞居官氣節時望攸歸久之臺諫交章謂不宜寘公閒散朝廷復以原官勑公視學江西既涖事其條教一本躬行諸士皆信向之今大學士徐公繼其後用公科條無改焉居無何閒封君微疾託校士上饒闢歸訃至則扑闢匍匐歸晝夜

號泣執喪如禮服闋臺諫相繼論薦朝廷將起公命未下而卒鄉人議白於當道奉公主於鄉賢祠祀之學者私謚爲清惠先生郡侯南大吉知公清而貧一日獲豪民居天祿將論死令其求公東則從末減居氏以千金丐命公斥絕不許南侯擬築禹廟山隴墻延袤十里民皆驚愕公致書于侯曰論禹平成之功以一方財力爲陵不以爲泰若推其心茅茨土堦而盡力溝洫豈忍以民山爲屬垣乎侯聞言而止長沙太守季本著公傳謂公立心願學范文正而又頗熙善美文章師韓退之詩師杜子美誠慾師司馬君實

豪邁師邵堯夫峭直師包希仁廉潔師趙閱道政治師晏平叔蹇諤師陳瑩中孝養師尹彥明閒恬師林君復其飲酒怡靖亦慕陶淵明而師之蓋取法于古而成其自好不汚者也遠近以爲確論嗚呼若公者非世之所謂完人耶所著青湖集若干卷

江西按察僉事蘇君志仁墓志銘

林大春

君諱志仁字道先姓蘇氏其先閩之同安人宋名臣頌之裔也頌後有爲徽猷閣待制者生子某主簿海陽因家于邑之登瞻山下復卜徙居焉故今世爲海陽人高祖諱金理曾祖諱經祖諱沂父名恩繹封承德郎吏部考功主事配許氏封爲安人安人以正德丙子七月生君君生而氣宇清瑩穎敏絕倫幼從羣兒遊里社中或有以社鬼爲言者衆見皆驚散去君屹不動或怪問故對曰鬼之於幽猶人之於明也

何畏乎稍長好讀禮承德公使授之禮日記數萬言間疏諸儒傳註之失宿學皆自謂不及太守策其文置異等爲補博士弟子自是君名聞郡中矣嘉靖丁酉以禮經舉鄉試累再舉舉甲辰進士初君既舉鄉試謂人曰漢儒以經學名家而漢亦因之取士故儒者各執其師說以售於時朝廷有大災異大變豈輒詔列侯問得失儒者往往依遣詔指傅會經義曰此蓋某氏經云然余竊感焉夫聖人作經其指本相通而文或互見彼徒以一經行世何怪乎其說之謬也退乃更學毛詩諸經凡七年詩成舉進士云進士物

除得推官池州池州本江南大郡多豪家而推官職司理吏故純任法以搏擊為能而君獨持之以寬民有赴愬上官所者皆爭蒲伏乞哀下君及見君君從容為言聚訟不義狀衆為感泣多罷去者即不俟訊得其情猾反覆勸諭不遽唆民於法未幾鄰郡寧國大守缺憲臣檄君假守治之君至一以治池民者治寧而休養有加時有僞為楚王世子遊者所至如王乘傳東至寧君不與見也使人言於王曰法王者非君命無出境大夫不越鄉而交今大王世子不厭屈辱而辱臨敝邑敝邑下吏竊守封疆義不敢幸見世

子顧大王急召世子王報曰此非孫人子也因擒傳爲楚王世子者獲兵送楚江東南大安後君避新守選池壽以寃臣薦徵入爲吏部稽勳主事居一年調驗封明年調考功文選再調考功又明年調文選君既再入考功文選位皆次員外郎郎中遇有遷除考覈嘗從郎中視草尚書所多所論薦及保全善類甚衆士有去住得所者意君從中贊之亟往候君君謝不見也是時君在署久同舍惟楚人李封司與君並皆稱蘇李曾文選缺員外郎衆謂非蘇子必李生也至疏上乃同舍郎補也君聞之歎曰嗟乎是尚未可

以去耶因移疾自劾歸求上尚書使彊起之不起尚書以此銜君而李封司者復數數升堂語語使尚書尚書大怒遂劾李奉職無狀辭連君下內閣調旨少傅徐公議曰郎屬無大罪顧論事尚書前辭過訐其長僚示罰可耳尚書恚曰同官互糾不得削俸何乃屬也於是坐降級補外李得兩淮運判而君判兩浙頃之尚書罷君復量移同知興化尋轉江西按察僉事俱未至以疾卒于家時癸丑十有一月也先是李君封司好談神仙百家詭頗負氣而斥人獨雅善君時與君語甚歡自以為相得晚也而君亦每每為人

言情洽士必曰李生李生云後君竟爲李諱言生景
至貶死無一言及李生也亦可爲難矣君於書無所
不讀而尤精於天文律厤之學下至金石彝鼎之文
山川草木蟲魚之細靡不畢究所著有抱拙堂稿中
輿別響及日紀存疑諸書類多遺世獨立之意而實
根極理道歸其本於正有足傳者

江西按察司僉事趙公汴行狀

黃姬水

隆慶四年庚午七月十有三日震洋趙公卒公諱汴字伯京震洋其別號也趙氏之先自七世祖子安勝國時始家吳之常熟後置太倉州割隸其地遂爲州人世以道義名德望于鄉里再傳生聰寔公之高大父聰生謙謙生璧至璧而業始大璧生四子公父一蓬翁璧其季也仕爲直隸河間府知事以公貴封大理寺評事公賦稟卓異敦厚穎敏髫時偉然有大人志一日侍一蓬翁謁李文安公公大器異之曰是必

大而宗者一遴翁勤于敎子延陟必海内鉅儒公精研六籍博覽諸史洽聞强識含咀道腴屬文舉筆便成宛若宿搆十五爲州庠生郎居第一後每試輒雋目爲東吳才子督學御史蕭公取列郡異倫之士考次魁解得公及揚州王斗松江沈愷三人曰某爲書第一某爲禮第一某爲春秋第一後悉如其言郡守胡公拔選郡中諸文學揚榷藝文潤飾吏事公首與焉當是時公榮名籍甚愈自謙退恭雅略無浮靡矜誇之習人以遠大期之辛卯領應天鄉薦第一試文一出海内爭傳誦模倣焉盖公生當正德嘉靖間天

下文運方興德行道藝之科廢而專尚文辭公覃思極詣一時雕鏤藻繢之功粹然莫尚自是日衍日麗不可復加公實有以開之也公始發解都人士瞻望稱嘆傳言今秋解元已老不謂更少盖公髭名早故也戊戌舉進士授浙之蘭溪令蘭爲八省通津使舫輻輳公調度有方費約用給隆寒溽暑展體靡懈或出應賓客雖濕浴後猶不解巾帶庭無滯訟案無稽牘莅弊剔蠹百弛咸振縣治火繼以大水公經畫賑恤民忘其災時滇石唐公楓山章公爲邑尊官閒有屬託公一不假借人不敢干以私發奸擿伏境内肅

如也與學校藝甄拔髦俊皆躐巍科躋顯仕自是文
學博士始彬彬矣監司行部得公廉幹狀稱爲良吏
薦書交上銓部行擢擬注臺諫給舍部有素銜公者
排阻之投南京大理寺評事公啓書折獄哀矜自持
有所讞議廷中稱平民以不寃矣乎　九廟成覃恩
貤封由是一遷翁始受章服之榮爲未幾歷右寺正
尋陞江西按察司僉事掌屯田水利兼理倉糧兵備
公以一遷翁年老欲乞閒就養翁不可乃就道居任
閱月遷軺涖楚藩王聞公重名執禮候謁盡恭長戍
衛士方荷戟負鈕喁喁望賈父之來而公已承一遷

翁諱匍匐奔還矣執喪焦毁行服墓次庚戌服竟羸瘠未能赴任辛亥當考察期公以儉人浮詆降職左遷癸丑罹母某夫人憂執喪如初時島夷犯徽公與二弟捐金百兩粟百石佐守城費上官義之檄有司禮幣致謝及題三鳳堂扁以褒異風諭焉避寇徙郡城故廬忽燬於夷曹夫人復下世遂絶意仕進丙辰有當道同榜者知公最深頻以書來勸公曰朝對傾佇勿失時也勉治裝北發遠揚疾作亟返肺抵郡病甚矣眩瞀幾殆經歲向瘥乃杜門養痾良時吉日則召親朋擊牲釃酒考鐘伐鼓留連歌笑畢日忘疲暇

則總轡湖山舒心縱目靜賞泉石有終焉之志或勸之仕歎曰夫仕非徒榮其身也將以毗國阜民也不幸讒嫉弗獲少展其志命也亦已矣老復何爲哉若但以祿爵則性分中事不以外物加也侍御尚公按吳下車即造公廬曰服公問素矣以公之才豈宜就處閒散也特屢禮幣勸駕爲公卻不受爲書陳謝曰丘壑之人絕跡朝市久矣林棲淵宿各從所好而已丁卯令 上皇帝馭極語天下方面官五品以上得一進秩公以例復原職加朝列大夫已巳秋卒公平生不蓄慮譽不爲矯激可喜之行與人外和易而內一

親人皆愛而憚之處族黨鄉曾未嘗有煦煦之態遇事輒赴其急人感服不忘自少敏學無間晷弱冠如室即晨興佔俾多在鷄鳴前一老嫗執燭辨明而出夜分而入晝日不踐戶閾曹夫人賴公半載未識其面及登第四方生徒雲集闕舍請授其中橫經籍書鈎纂不輟特不勤著述間爲酬應文字輒駢儷精絕常曰今世拈筆爲文詞率多白土欲藉以取世資若官成名立何復勞心蟲篆與之較短長耶有詩文僅稿及歐稿藏于笥公精通醫技下及農圃卜筮陰陽諸書靡不覽究獨不解神仙事既得疾始延

方士求尋引長生之術假篇甚攷窮搜極討矣公三仕一介不苟取及居鄉不肯廢著鬻財以與時逐雅服畝所入歲以輸官而無羨餘常曰今世仕者率多漁獵於人以自封殖吾惟世業田宅是營而已若權貨以取贏市肆以要倍吾不爲也夫苞苴之防慝括民財也雞豚之戒恐爭民利也而殘賊之歌于小雅者正今日矣公獨在官則著食水之操在家則有拔葵之仁亦難能哉公抱蘊雖弘服展則繆然宰邑樹端琴之績評廷流泣篝之恩若使假之以位其猷爲又何如也範圍弗究所施何哉嗟乎執戟空拔一將

興拓落之歎衡門無改百禩垂清白之聲今有位峻
上台名齊北斗轉眼身損名頽爲世觀笑者視公所
得孰多哉